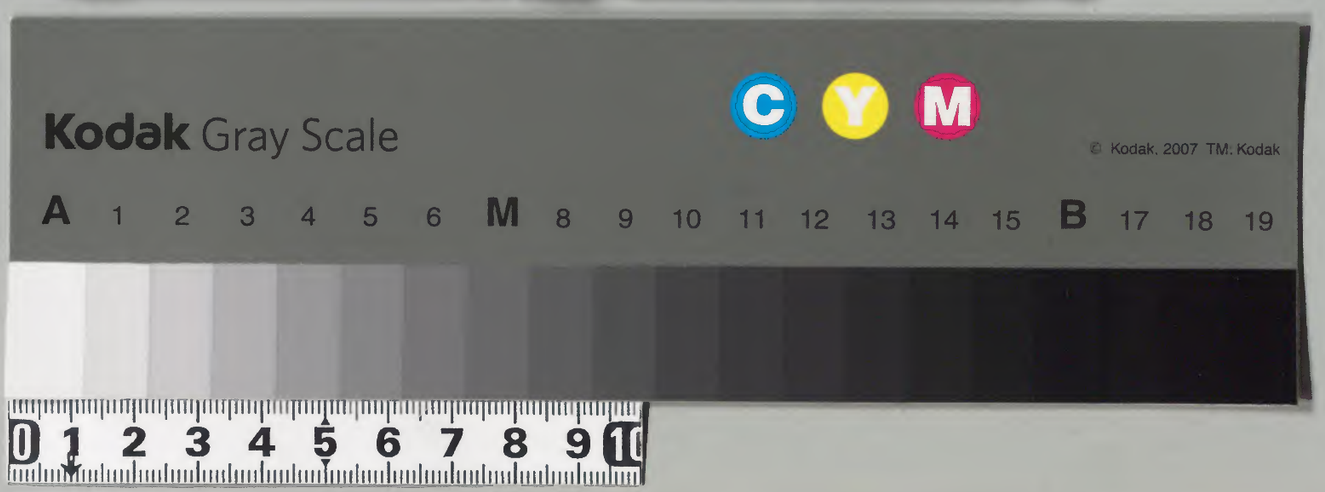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宋史

卷三百二十九五之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386)
函號 函 10 1

宋史卷三百一十五　列傳第七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宣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韓億子綜　韓絳子宗師　韓維　韓縝子宗武

韓億字宗魏其先眞定靈壽人徙開封之雍丘舉進士爲大理評事知永城縣有治聲他邑訟不決者郡守皇甫選輒屬億治之通判陳州會河決治隄費萬計億不賦民而營築之眞宗嘗欲召試而與王旦有親嫌特召

見改一官知洋州州豪李甲兄死迫嫂使嫁因誣其子爲他姓以專其貲嫂訴於官甲輒賂吏掠服之積十餘年訴不已億視舊牘未嘗引乳醫爲證召甲出乳醫示之甲亡以爲辭寃遂辨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相州河北旱轉運使不以實聞億獨言歲饑願貸民租有誣其子綱請求受金者億請自置獄按之事雖辨猶降通判大名府尋爲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安撫淮浙除開封府判官出爲河北轉運使仁宗初進直史館知青州以司封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大理寺丞吳植知臨江軍使人納金於宰相王欽若因牙吏至京師審之語頗洩欽若知不可掩執吏以聞詔付臺治而植自言未嘗納金反誣吏誤以問所親語達欽若億窮治之蓋植以病懼廢金未達而事已露也植乃除名并按欽若詔釋不問三司更茶法歲課不登億承詔劾之由丞相而下皆坐失當之罰其不撓如此自薛奎後億獨掌臺務者踰年除龍圖閣待制奉使契丹時副使者章獻外姻也妄傳皇太后旨於契丹諭以南北歡好傳示子孫之意億初不知也契丹主問億曰皇太后即有旨大使何獨不言億對曰本朝每遣使皇太后必以此戒之非欲達於北朝也契丹主大喜曰此兩朝生靈之福也人

謂副使既失辭而億更以爲恩意甚推美之知亳州召
知審刑院再遷兵部郎中同判吏部流内銓以右諫議
大夫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故事益州歲出官粟六萬石
振糶貧民是歲大旱億倍數出粟先期予民民坐是不
饑又疏九升江口下溉民田數千頃維茂州地接羌夷
蕃部歲至永康官場鬻馬億慮其覘兩川奏徙場黎州
境上拜御史中丞請如唐制置御史裏行景祐二年以
尚書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時承平久武備不戒乃
請二府各列上才任將帥者數十人稍試用之又言武
臣宜知兵而書禁不傳請纂其要授之於是帝親集神

武祕略以賜邊臣唃厮囉與趙元昊相攻來獻捷朝廷
議加唃厮囉節制億曰彼皆蕃臣也今不能諭令解仇
乃因而加賞非所以綏御四方也議遂寢元昊歲遣人
至京師出入民間無他禁億請下詔爲除館舍禮之官
主貿易外雖若煩擾實羈防之知開封府范仲淹獻百
官圖指宰相呂夷簡差除不平而陰薦億可用仲淹既
貶帝以諭億億曰仲淹舉臣以公臣之愚陛下所知舉
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託於人遂除戶部參知
政事會忻州地大震諫官韓琦言宰相王隨陳堯佐并
輔弼才又言億子綜爲羣牧判官不當自請以兄綱代

之遂與宰相皆罷知應天府尋加資政殿學士知成德
軍改澶州復知亳州官至尚書左丞以太子少傅致仕
卒贈太子太保謚忠獻億性方重治家嚴飭雖燕居未
嘗有惰容見親舊之孤貧者常給其昏葬每見天下諸
路有奏擢拾官吏小過者輙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
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爲
公卿次亦望爲侍從職司一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
柰何錮之於盛世八子綱綜絳繹維縝緯緬綱尚書水
部員外郎慶曆中知光化軍性苛急不能撫循士卒
會盜張海剽刼至境上綱師禁兵乘城給餅餌多不時

民具酒食犒軍輙收其羊豕市錢製兵器士皆憤怒又
嘗命軍校作陣圖不成將斬之衆益駭一日士方食軍
校邵興叱衆起勿食綱怒執數人繫獄興懼帥衆刼庫
兵爲亂欲殺綱綱携妻子縋城由漢江而下興等遂縱
火掠城中引衆趨蜀道爲官兵所敗遂斬之餘黨坐誅
綱坐棄城除名編管英州
綜字仲文蔭補將作監主簿遷大理評事舉進士中第
通判鄧州天雄軍會河溢金堤民依丘塚者數百家綜
令曰能濟一人予千錢民爭操舟栰以救已而丘塚多
潰呂夷簡自北京入相薦爲集賢校理同知太常院歷

開封府推官數月遷三司戶部判官同脩起居注使契
丹契丹主問其家世綜言億在先朝嘗持禮來契丹主
喜曰與中國通好久父子俱使我宜酌我酒綜率同使
者五人起爲壽契丹主亦離席酹之歡甚既還陳執中
以爲生事出知滑州徙許州殿前指揮使許懷德從妹亡
有別產在陽翟以無子籍于官懷德欲私有之訟未決
因楊儀爲書屬綜書至而轉運使已徙獄他州矣綜坐
得書不以聞奪集賢校理知袁州未幾復爲江東轉運
使還再脩起居注累遷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卒綜嘗爲
契丹館伴使使者欲爲書稱北朝而去契丹號綜曰自
古未有建國而無號者使慙遂不復言其後朝廷擇館
伴契丹使者帝曰孰有如韓綜者乎子宗道爲戶部侍
郎寶文閣待制綱子宗彥字欽聖蔭補將作監主簿舉
進士甲科累遷太常博士以大臣薦召試爲集賢校理
歷提點京西京東刑獄應天府失入平民死罪獄成未
決通判孫世寧辨正之獄吏當坐法而尹劉沆縱弗治
宗彥往按舉沆復沮止之宗彥疏沆于朝抵吏罪仁宗
春秋高未有嗣宗彥上書曰漢章帝詔諸懷妊者賜胎
養穀人三斗復其夫勿筭一歲著爲令臣考尋世次帝
八子長則和帝而質安以下諸帝皆其係胄請脩胎養

之令且曰人君務蕃毓其民則天亦昌衍其子孫矣歷
尚書兵部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卒綜子宗道歷官
至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
韓絳字子華舉進士甲科通判陳州直集賢院爲開封
府推官有男子冷青妄稱其母頃在掖庭得幸有娠而
出生已府以爲狂奏流汝州絳言留之在外將惑衆追
責窮治蓋其母嘗執役宮禁懲民冷緒生一女乃生青
遂論棄市歷戶部判官江南饑爲體量安撫使行便民
事數十條宣州守廖詢貪暴不法下吏竇諸理民大悅
使還同脩起居注擢右正言仁宗謂絳曰用卿出自脫

卿凡論事不宜過激當存朝廷大體要令可行毋使睽
爲不聽諫者入內都知王守中兼判內行省絳言判
名太重且國朝以來未有兼判兩省者詔自今勿復除
道士趙清貺出入宰相龐籍家以賂敗開封杖流之道
死絳言籍與尹俱謫去未幾復進絳力爭
不得遂解言職明年知制誥乞守河陽召判流內銓河
決商胡用李仲昌議開六塔河而患茲甚命絳宣撫河
北時宰主仲昌人莫敢異絳劾其蠹國害民罪不可貸
仲昌遂竄嶺表遷龍圖閣學士知瀛州歐陽脩率同列
言絳宜在朝廷瀛非所處也留知諫院糾察在京刑獄

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帝請絳草制辭因勸帝汰出宮人及限內臣養子以重絕人之世皆從之擢庭劉氏通請謁爲姦絳以告帝帝曰非卿言朕無由知不數日出劉氏及他不謹者眞定守呂溱犯法從官遍章請貰之絳曰法行當自貴戚者始更相請援則公道廢矣幷劾諸請者溱遂絀富弼用張茂實掌禁兵絳言人謂茂實爲先帝子豈宜用與宿衛不報闔門待罪自言不敢復稱御史中丞詔召之三及出不秉笏穿朝堂諫官論之罷知蔡州數月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慶州熟羌據堡爲亂卽日討平之加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張詠鎭蜀日春釐米秋斂鹽官給券以惠貧弱歷歲久權歸豪右中人奉使至蜀使酒吏主貿易因附益以取悅絳悉奏罷之召知開封府爲三司使請以川陝職田穀輸常平倉而隨其事任道里差次給直帝歎曰衆方姑息卿獨不能徇時邪卽行之內諸司吏數千恩澤絳輒執不可爲帝言身犯衆怒懼有飛語帝曰朕在蕃邸日頗聞有司以國事爲人情卿所守固善何憚於讒神宗立韓琦薦絳有公輔器拜樞密副使始請建審官西院掌武臣升朝者以息吏姦神宗嘗問天下遺利絳請盡地力因言差役之弊願更定其法役議自此始矣代陳升之

同制置三司條例王安石每奏事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恃以爲助熙寧三年參知政事夏人犯塞絳請行邊安石亦請往絳曰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乃以爲陝西宣撫使既又兼河東幾事不可待報者聽便宜施行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十二月即軍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開幕府於延安絳素不習兵事注措乖方選蕃兵爲七軍用知青澗城种諤策欲取橫山令諸將聽命於諤厚賞犒蕃兵衆皆怨望又奪騎兵馬以與之有抱馬首以泣者既城囉兀又冒雪築撫寧堡調發騷然已而二城陷趣諸道兵出援慶卒遂作亂議者罪絳罷知鄧州明年以觀文殿學士徙許州進大學士徙大名府七年復代王安石相既顓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且數與呂惠卿爭論乃密請帝再用安石安石至頗與絳異有劉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抆拭用佐絳不可議帝前未決即再拜求去帝驚曰此小事何必爾對曰小事尚不伸況大事乎帝爲逐佐未幾絳亦出知許州元豐元年拜建雄軍節度使知定州入爲西太一宮使六年知河南府夏大雨伊洛間民被溺者十五六絳發廩振恤環城築隄數月水復至民賴以免哲宗立更鎮江軍節度使臨

府儀同三司封康國公爲北京留守河決小吳都水議
傍魏城鑿渠東趨金隄役甚棘絳言功必不成徒耗費
國力而使魏人流徙非計也三奏訖罷之元祐二年請
老以司空檢校太尉致仕明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傅謚
曰獻肅絳臨事果敢不爲後慮好延接士大夫數薦司
馬光可用終以黨王安石復得政是以清議少之子宗
師字傳道以父任歷州縣職既登第王安石薦爲度支
判官提舉河北常平累官至集賢殿脩撰知河中府卒
初宗師在神宗廟數賜對常弗忍去親側屢辭官不拜
世以孝與之

韓維字持國以進士奏名禮部方億輔政不肯試大廷
受蔭入官父沒後閉門不仕宰相薦其好古嗜學安於
靜退召試學士院辭不就富弼辟河東幕府史館脩撰
歐陽脩薦爲檢討知太常禮院禮官議祫享東向位維
請處室以待太祖溫成后立廟用樂維以爲不如禮請
一切裁去議陳執中謚以爲張貴妃治喪皇儀殿追冊
位號皆執中所建宜曰榮靈詔謚曰恭維曰責難於君
謂之恭執中何以得此議訖不行乞罷禮院以祕閣校
理通判涇州神宗封淮陽郡王頴王維皆爲記室參軍
王每事咨訪維悉心以對至拜起進趨之容皆陳其節

嘗與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王拱手稱善聞維引疾請郡上章留之時禁中遣使泛至諸臣家爲王擇妃維上疏曰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宜歷選勳望之家謹擇淑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左右史闕英宗訪除授例執政曰用館閣久次及進士高第者帝曰弟擇人不必專取高科執政以維對遂同脩起居注侍通英講帝初免喪簡默不言維上疏曰邇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經則史可以博咨訪之

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今體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王音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請執筆以俟進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御史呂誨等以濮議得罪維諫曰誨等審議守職不過欲陛下盡如先王之法而止爾請追還前詔令百官詳議以盡人情復誨等職任以全政體既而責命不由門下維又言罷黜御史事關政體而不使有司與聞紀綱之失無甚於此乞解銀臺司不從遂闔門待罪有詔舉臺官二人維言呂誨范純仁有已試之效願復其職翰林學士范鎮作批荅不合旨出補郡維言鎮所失只在文字當涵容之前黜錢公輔中外以爲

太重連退二近臣而衆莫知其所謂自此誰敢盡忠者
頴王爲皇太子兼右庶子神宗即位維進言百執事各
有職位當責任若代之行事最爲失體天下大事不可
猝爲人君設施自有先後因釋滕文公問孟子居喪之
禮推後世禮文之變以伸規諷帝皆嘉納除龍圖閣直
學士御史中丞王陶彈宰相韓琦爲跋扈罷爲翰林學
士維言中丞之言是宰相安得無罪若其非是安得止
罷臺職令爲學士是遷也參知政事吳奎論陶事出知
青州維言進退大臣不當如是詔遷奎官維又言執政
罷免則爲降黜今復遷官則爲褒進二者理難並行此

與王陶罷中丞而加學士何以異章上奎還就職維援
前言求去知汝州數月召兼侍講判太常寺初僖祖主
已遷及英宗祔廟中書以爲僖祖與稷契等不應毀其
廟維言太祖戡定大亂子孫遵業爲宋太祖無可議者
僖祖雖爲高祖然仰迹功業非有所因若以所事稷契
事之懼有所未安宜如故便王安石方主初議持不行
熙寧二年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明年爲御史中丞以
兄絳在樞府力辭之安石亦惡其言保甲事復使爲開
封始分置八廂決輕刑轂下清肅時吳充爲三司使帝
曰維充以文學進及任煩劇而皆稱職可謂得人矣兼

侍讀學士充羣牧使考試制舉人孔文仲對策入等以
切直罷歸維言陛下母謂文仲爲一賤士黜之何損臣
恐賢俊解體忠良結舌阿諛苟合者將窺隙而進爲禍
不細安石益惡之樞密使文彥博求去帝曰密院事劇
當除韓維佐卿明日維奏事殿中以言不用請郡帝曰
卿東宮舊人當留以輔政對曰使臣言得行賢於富貴
若緣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遂出知襄州改許州
七年二月召爲學士承旨入對帝曰天久不雨朕日夜
焦勞奈何維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
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已廣求直言退又上疏

曰近畿內諸縣督索青苗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伐
桑爲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此苦若夫動甲兵危
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銳至
於蠲除租稅寬裕逋負以救愁苦之民則遲遲而不肯
發望陛下奮自英斷行之過於養人猶愈過於殺人也
上感悟即命維草詔求直言其略曰意者聽納不得於
理與獄訟非其情與賦斂失其節與忠言讜論鬱於上
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與詔出人情大悅有旨
體量市易免行利病權罷方出保甲是日乃雨王安石
罷會絳入相加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復知許州帝幸舊

邸進資政殿學士曾鞏當制稱其純明亮直帝令改命
詞維知帝意請提舉嵩山崇福宮帝崩赴臨闕庭宣仁
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
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爲
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
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
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陳州未
行召兼侍讀加大學士常言先帝以夏國主秉常廢故
興問罪之師今既復位有蕃臣禮宜還其故地因陳兵
不可不息者三地不可不棄者五又言仁宗選建儲嗣

一時忠勳皆被寵祿范鎮首開此議賞獨不及願褒顯
其功鎮於是復起用元祐更役法命維詳定時四方書
疏多言其便維謂司馬光曰小人議論希意迎合不可
不察成都轉運判官蔡曚附會定差維惡而劾之執政
欲廢王安石新經義維以當與先儒之說並行論者服
其平拜門下侍郎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王巖叟救之
折簡密詢上官均語泄詔巖叟分析維曰臣下折簡聚
談更相督責乃是相率爲善何害於理若瑣瑣責善懼
於國事無益也維處東省踰年有忌之者密爲讒愬詔
分司南京尚書右司王存抗聲廉前曰韓維得罪莫知

其端臣竊爲朝廷惜乃還大學士知鄧州兄絳爲之請
改汝州久之以太子少傅致仕轉少師紹聖中坐元祐
黨降左朝議大夫再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安置諸
子乞納官爵聽父里居哲宗覽奏惻然許之元符元年
以幸睿成宮復左朝議大夫是歲卒年八十二徽宗初
悉追復舊官

韓縝字三汝登進士第簽書南京判官仁宗以水災求
直言縝上疏曰今國本未立無以繫天下心此陰盛陽
微之應詞極剴切劉沆薦其才命編脩三班敕前此武
臣不執親喪縝建言三年之服古今通制晉襄衰壘從
戎事出一時遂著令自崇班以上聽持服爲殿中侍御
史參知政事孫抃持祿充位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赴
闕樞密院輒畫旨除爲眞劉永年以外戚除防禦使內
侍史志聰私役皇城親從縝皆極論之帝爲罷抃寢向
與永年之命而正志聰罪遷侍御史度支判官出爲兩
浙淮南轉運使移河北夏諒祚死子秉常嗣遣使求封
冊朝廷方責夏人不脩職貢欲擇人詰其使縝適陛辭
神宗命之往縝至驛問罪使者引服迨夜奏上帝喜改
使陝西入知審官西院直舍人院以兄絳執政改集賢
殿脩撰鹽鐵副使以天章閣待制知秦州嘗宴客夜歸

指使傅勍被酒誤隨入州宅與侍妾遇縝怒令軍校以
鐵裹杖箠殺之勍妻持血衣撾登聞鼓以訴坐落職分
司南京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王汝其暴酷如此久
之還待制知瀛州熙寧七年遼使蕭禧來議代北地界
召鎮館客遂報聘令持圖牒致遼主不克見而還知開
封府禧再至復館之語乘驛詣河東與禧分畫以分水
嶺爲界復命賜襲衣金帶爲樞密都丞旨還龍圖閣直
學士元豐五年官制行易大中大夫同知樞密進知院
事哲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首相蔡確與章
惇謀誣東朝及確爲山陵使縝暴其姦狀田是東朝及
外廷悉知之確使還欲以其屬高遵惠張璡韓宗文爲
美官宣仁后以訪縝縝曰遵惠爲太后從父璡者中書
郎璪之弟宗文臣姪也今擢用非次則是君臣各私其
親何以示天下乃止元祐元年御史中丞劉摯諫官孫
覺蘇轍王覿論縝才鄙望輕在先朝爲奉使割地六百
里以遺契丹邊人怨之切骨不可使居相位章數十上
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移永興河南拜安武軍
節度使知太原府易節奉寧軍請老爲西太一宮使以
太子太保致仕紹聖四年卒年七十九贈司空謚曰莊
敏縝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

厚自奉養世以比晉何會云予宗武
宗武第進士韓忠彥鎮濮州辟爲河間令催河溢增隄
護城吏率兵五百伐材近郊雖墓木亦不免父老遮道
泣宗武入府白罷之徽宗即位爲祕書丞因日食上疏
言近世事有微漸而不可不察者五大臣不長公論小
臣趨利附下一也人主怠於政事威柄下移怨讟歸上
一也左右無輔拂之士守邊無禦侮之臣三也開境土
以速邊患耗賦財以弊民力四也歲穀不登倉庾空竭
民人流亡盜賊數起五也根治朋黨追復私怨正士黜
廢耆老磯亡旋起大獄害及善類文章號令衰於前世
大河決溢饑饉荐臻執政大臣人懷異意排去舊怨以
立新黨徒爲紛紛無憂國忘家之慮誠願躬攬權綱收
還威柄敷言奏功考察名實不以侍御之好鍾鼓之娛
爲樂仁祖惻怛至誠以收天下之心神宗厲精不息以
舉天下之事皆所宜法不報哲宗將祔廟中旨索省中
書畫甚急宗武言先帝祔廟陛下哀慕方深而丹青之
玩取索不已播之于外懼損聖德陛下踐祚如日初升
當講典訓開廣聖學好玩易志正古人所戒也疏入
皇太后見之怒曰是皆內侍數輩所爲爾欲盡加罰帝
委曲申救乃已明日太后對宰相奬歎令俟諫官員闕

即用之尋除都官員外郎改開封府推官丐外爲淮南轉運判官前使者貸上供錢禁庭遣使來索宗武奏其狀詞極鯁切坐貶秩罷歸久之蔡京欲以知潁州帝語祕書事京不敢復言遂致仕官累大中大夫年八十二卒

論曰王偁曰昔袁安未嘗以贓罪鞫人史氏以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韓億不悅攜人小過而君子知其後必大皆盛德事也億有子位公府而行各有適絳適於同維適於正縝適於嚴嗚呼維其賢哉

宋史卷三百一十五終

宋史卷三百一十六　列傳第七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包拯　吳奎　趙抃子屼

唐介子淑問　孫恕　義問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也始舉進士除大理評事出知建昌縣以父母皆老辭不就得監和州稅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歸養後數年親繼亡拯廬墓終喪猶襄

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數來勸勉久之赴調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徙知端州遷殿中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尋拜監察御史裏行政監察御史時張堯佐除節度宣撫兩使右司諫張擇行唐介與拯共論之語甚切又嘗建言曰國家歲賂契丹非禦戎之策宜練兵選將務實邊備又請重門下封駁之制及廢錮贓吏選守宰行考試補蔭弟子之法當時諸道轉運加按察使其奏劾官吏多摭細故務苛察相高尚吏不自安拯於是請罷按察使去使契丹契丹令典客謂拯曰雄州新開便門乃欲誘我叛人以刺彊事耶拯曰涿州亦嘗開門矣刺彊事何必開便門哉其人遂無以對歷三司戶部判官出爲京東轉運使改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徙陝西又徙河北入爲三司戶部副使秦隴斜谷務造船材木率課取於民又七州出賦河橋竹索恒數十萬拯皆奏罷之契丹聚兵近塞邊郡稍警命拯往河北調發軍食拯曰漳河沃壤人不得耕邢洛趙三州民田萬五千頃率用牧馬請悉以賦民從之解州鹽法率病民拯往經度之請一

切遏商販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數論斥權倖大臣請罷一切內除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願置之坐右以爲龜鑒方上言天子當明聽納辨朋黨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說凡七事請去刻薄抑僥倖正刑明禁戒興作禁妖妄朝廷多施行之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嘗建議無事時徙兵內地不報至是請罷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兗鄆齊濮曹濟諸郡設有警無後期之憂借曰戍兵不可遽減請訓練義勇少給糧糧每歲之費不當屯兵一月之用一州之賦則所給者多矣不報徙知瀛州諸州以公錢貿易積歲所負十餘萬悉奏除之以

喪子乞便郡知揚州徙廬州遷刑部郎中坐失保任左授兵部員外郎知池州復官徙江寧府召權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中官勢族築園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適京師大水拯乃悉毀去或持地券自言有僞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陛下持久不決何也仁宗曰卿欲誰

立拯曰臣不才備位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請裁抑內侍減節冗費條責諸路監司御史府得自舉屬官減一歲休暇日事皆施行張方平爲三司使坐買豪民產拯劾奏罷之而宋祁代方平拯又論之祁罷而拯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歐陽脩言拯所謂牽牛蹊田而奪之牛罷已重矣又貪其富不亦甚乎拯因家居避命久之乃出其在三司凡諸先庫供上物舊皆科率外郡積以困民拯特爲置場和市民得無擾吏負錢鼎多縲繫門輒逃去幷械其妻子者類皆釋之遷給事中爲三司使數旨拜樞密副使頃之遷禮部侍郎辭不受尋以疾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孝肅拯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也與人不苟合不僞辭色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初有子名繶娶崔氏遘判潭州卒崔守死不更嫁拯嘗出其腠在父母家生子崔密撫其母使謹視之繶死後取腠乎歸名曰纂有

奏議十五卷

吳奎字長文濰州北海人性强記於書無所不讀舉五
經至大理丞監京東排岸慶曆宿衛之變奎上疏曰涉
春以來連陰不解洪範所謂皇之不極時則有下伐上
者今衛士之變起於肘腋流傳四方驚駭羣聽聞皇城
司官六人其五已受責獨楊懷敏尚留人謂陛下私近
幸而屈公法且獲賊之際傳令勿殺而左右輙屠之此
必其黨欲以滅口不然何以不奉詔遂乞召對面論仁
宗深器之再遷殿中丞策賢良方正入等擢太常博士
通判陳州入爲右司諫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每進言
惟勸帝禁束左右姦倖內東門闌得賂遺物下吏研治

而開封用內降釋之奎劾尹魏瓘出瓘越州彭思永論
事詔詰所從受奎言御史法許風聞若窮核主名則後
誰敢來告以事是自塗其耳目也上爲罷不問郭承祐
張堯佐爲宣徽使奎連疏其不當承祐罷使出堯佐河
中皇祐中頗多災異奎極言其徵曰今冬令反燠春候
反寒太陽虧明五星失度水旱作沴饑饉荐臻此天道
之不順也自東徂西地震爲患大河橫流堆阜或出此
地道之不順也邪曲害政陰柔蔽明羣小紛爭衆情壅
塞西北貳敵求欲無厭此人事之不和也夫帝王之美
莫大於進賢退不肖今天下皆謂之賢陛下知之而不

能進天下皆謂之不肖陛下知之而不能退內寵驕恣
近習回撓陰盛如此寧不致大異乎又十數年來下冷
及所行事或有名而無實或始是而終非或橫議所移
或姦謀所破故羣臣百姓多不甚信以謂陛下言之雖
切而不能行行之雖銳而不能久臣願謹守前詔堅如
金石或敢私撓必加之罪毋爲人所測度而取輕於天
下唐介論文彥博指奎爲黨出知密州加直集賢院徙
兩浙轉運使入判登聞檢院同脩起居注知制誥奉使
契丹會其主加稱號要入賀奎以使事有職爲不往館
遇契丹使於塗契丹以金冠爲重紗冠次之故事使宋

相見其衣服重輕必相當至是使署服紗冠而受奎盛
服奎裁其儀以見坐是出知壽州至和三年大水詔中
外言得失奎上疏曰陛下在位二十四年而儲嗣未立
在禮太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以昭穆言則太祖太
宗之會孫所宜建立以繫四海之望俟有皇子則退之
而優其禮於宗室誼曰不然陛下勿聽姦人邪謀以誤
大事若倉卒之際柄有所歸書之史冊爲萬世歎憤臣
不願以聖明之資當危亡之比此事不宜優游願蚤裁
定定之不速致宗祀無本欝結羣望推之咎罰無大于
此帝感其言拜翰林學士權開封府奎達於從政應事

敏捷吏不敢欺富人孫氏辜榷財利負其息者至評取
物產及婦女奎發孫宿惡徙其兄弟於淮閩豪猾畏斂
居三月冶聲赫然除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以親辭改
鄆州復還翰林拜樞密副使治平中丁父憂居喪毀瘠
廬於墓側歲時潔嚴祭祀不爲浮屠事神宗初立奎適
終制以故職還朝踰月參知政事時已召王安石辭不
至帝顧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頗以爲不恭今
又不至果病耶有所要耶會公亮曰安石文學器業不
敢爲欺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郡牧見其護短自用所
爲迂闊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乃命知江寧奎嘗進言

陛下在推誠應天天意無他合人心而已若以至誠格
物物莫不以至誠應則和氣之感自然而致今民力困
極國用窘乏必俟順成乃可及他事帝王所職惟在於
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
帝因言堯時四凶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
聰明聖人以天下爲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
居要近地爾帝然之御史中丞王陶以論文德不押班
事詆韓琦奎狀其過詔除陶翰林學士奎執不可陶又
疏奎阿附陶既出奎亦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司馬
光諫曰奎名望清重今爲陶絀奎恐大臣皆不自安各

求引去陛下新卽位於四方觀聽非宜帝乃召奎歸中書及琦罷相竟出知青州明年薨年五十八贈兵部尚書謚曰文肅奎喜奬廉善有所知輒言之言之不從不止也少時甚貧旣通貴買田爲義莊以贍族黨朋友沒之日家無餘資諸子至無屋以居當時稱之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進士及第爲武安軍節度推官人有赦前僞造印更赦而用者法吏當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不當死讞而生之知崇安海陵江原二縣遷判泗州濠守給士卒廩賜不如法聲欲變守懼日來入輒閉門不出轉運使檄抃攝治之抃至從容如平時州以無事輸林學士曾公亮未之識薦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註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溫成皇后之喪劉沆以參知政事監護及爲相領事如初抃論其當罷以全國體又言宰相陳堯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宣徽使王拱辰平生所爲及奉使不法權密使王德用輸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吳充鞫眞卿刁約以治禮院吏馬遵呂景初吳中復以論梁適相繼被逐抃言其故悉召還呂溱蔡襄吳奎韓絳既出守歐陽脩

賈黯復求郡抎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侍從之賢
如脩輩無幾今皆欲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
傷之者衆耳脩黯由是得留一時名臣賴以安焉請知
陸州移梓州路轉運使改益州蜀地遠民弱吏肆爲不
法州郡公相饋餉抎以身帥之蜀風爲變窮城小邑民
或生而不識使者抎行部無不至父老喜相慰姦吏竦
服召爲右司諫內侍鄧保信引退兵董吉燒煉禁中抎
引文成五利鄭注爲比力論之陳升之副樞密抎與唐
介呂誨范師道言升之姦邪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
十餘上升之去位抎與言者亦罷出知虔州虔素難治

豪猾之嚴而不苛召戒諸縣令使人自爲治令皆喜爭
盡力獄以屢空嶺外仕者死多無以爲歸抎造舟百艘
移告諸郡曰仕宦之家有不能歸者皆於我乎出於是
至者相繼悉授以舟幷給其道里費召爲侍御史知雜
事改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
朝以故相守魏抎將按視府庫昌朝使來告曰前此監
司未有按視吾藏者恐事無比若何抎曰舍是則他郡
不服竟往焉昌朝不悅初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能辦官
吏當坐者入百餘人抎被旨督之奏言河朔頻歲豐故
應募者少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獲免而募亦

隨足昌朝始愧服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以寬爲治
抃向使蜀日有聚爲妖祀者治以峻法及是復有此狀
皆謂不免抃察其亡他曰是特酒食過耳刑首惡而
餘人蜀民大悅會榮諲除轉運使英宗諭諲曰趙抃爲
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召知諫院故事近臣還自成
都者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爲諫官大臣以爲疑帝曰吾
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謝帝曰聞鄉匹馬入蜀
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擢參知政
事抃感顧知遇朝政有未協者必密啓聞帝手詔褒答
王安石用事抃屢斥其不便韓琦上疏極論青苗法帝

語執政令罷之時少㠯石家居求去抃曰新法皆安石所
建不若俟其出既出安石持之愈堅抃大悔恨即上言
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輩騷動天下安石强辯自用
詆天下公論以爲流俗違衆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
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
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
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今去重而
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乞去
位拜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改青州時京東旱蝗青獨多
麥蝗來及境遇風退飛盡墮水死成都以成卒爲憂遂

以大學士復知成都召見勞之曰前此未有自政府往者能爲朕行乎對曰陛下自言卽法也奚例之問因乞以便宜從事旣至蜀治益尚寬有卒長立堂下呼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淸謹畏戢以率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爲室家計可也人喜轉相告莫敢爲惡蜀郡晏然劒州民私作僧度牒或以爲謀逆告抃不畀獄吏以意決之悉從輕比謗者謂其縱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皆與法合茂州夷剽境上懼討乞降乃縛奴將殺之取血以受盟抃使易用牲皆讙呼聽命乞歸知越州吳越大饑疫死者過半抃盡捄荒之術療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令脩城使得食其力復徙杭以太子少保致仕而官其子屼提舉兩浙常平以便養屼奉抃遍遊諸名山吳人以爲榮元豐七年薨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曰淸獻抃長厚淸脩人不見其喜慍平生不治貲業不畜聲伎嫁兄弟之女十數他孤女二十餘人施德惸貧蓋不可勝數日所爲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則不敢爲也其爲政善因俗施設猛寬不同在處與成都尤爲世所稱道神宗每詔二郡守必以抃爲言要之以惠利爲本晚學道有得將終與屼訣詞氣不亂安坐而沒宰相韓琦嘗

稱抃眞世人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云

屼字景仁由蔭登第通判江州改溫州代還得見時抃已謝事神宗命爲太僕丞擢監察御史以父老請外提舉兩浙常平元祐中復爲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親黨於要塗子弟多處筦庫甚者不使應科舉與寒士爭進自王安石柄國持內舉不避親之說始以子雱列侍從由是循習爲常資望淺者或居事權繁重之地無出身者或預文字清切之職今宜杜絕其源又言臺諫之臣或稍遷其位而陰奪言責或略行其言而還與善地或兩全並立苟從講解或置而不問外示包容使忠鯁之士蒙羞難退皆朝廷所宜深察也傅堯俞王巖叟梁燾孫升以事去屼言諸人才能學術爲世推稱忠言嘉謨見於已試宜悉召還朝所言皆切時務避執政親嫌改都官員外郎出提點京東刑獄元符中歷鴻臚大僕少卿曾布知樞密院將白爲都承旨蔡卞摭其救傅堯俞事遂不用未幾卒初抃廬母墓三年縣榜其里曰孝弟處士孫侔爲作孝子傳及屼執父喪而甘露降墓木屼卒子雲又以毀死人稱其世孝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父拱卒漳州州人知其貧合錢以賻介年尚幼謝不取擢第爲武陵尉調平江令民李氏

貲而吝吏有求不厭誣爲殺人祭鬼岳守捕其家無少
長楚掠不肯承更屬介訊之無他驗守怒白于朝遣御
史方偕徙獄別鞫之其究與介同守以下得罪偕受賞
介未嘗自言知莫州任丘縣當遼使往來道驛吏以誅
索破家爲苦介坐驛門令曰非法所應給一切勿與稍
毀吾什器者必執之皆帖伏以去沿邊塘水歲溢害民
田中人楊懷敏主之欲割邑西十一村地豬漲潦介築
堤闌之民以爲利通判德州轉運使崔嶧取庫絹配民
而重其估介留牒不下且移安撫司責數之嶧怒數馳
檄按詰介不爲動既而果不能行入爲監察御史裏行
轉殿中侍御史啓聖院造龍鳳車內出珠玉爲之飾介
言此太宗神御所在不可喧瀆後宮奇靡之器不宜過
制詔亟毀去張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介
與包拯吳奎等力爭之又請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庭
論奪其二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
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不可但已也而同列依違
介獨抗言之仁宗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
彥博守蜀日造間金奇錦緣閣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
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奎
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言將遠竄介

徐讀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時彥博在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脩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舉正言以爲大重帝旋悟明日取其疏入改置英州而罷彥博相吳奎亦出又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梅堯臣李師中皆賦詩激美由是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眞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敢名數月起監郴州稅通判潭州知復州召爲殿中侍御史遣使賜告趣詣闕下入對帝勞之曰卿遷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介頓首謝言事益無所顧他日請曰臣既任言責言之不行將固爭爭之重以累陛下願得解職換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爲開封府判官出知楊州徙江東轉運使御史吳中復言介不宜久居外文彥博再當國奏介向所言誠中臣病願如中復言然但徙河東久之入爲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帝自至和後臨朝淵默介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爲理願時延羣下發德音可否萬幾以幸天下又論宮禁干丐恩澤出命不由中書宜有以抑絕賜予嬪御之費

多先朝時十數倍日加無窮宜有所朘損監司薦舉多
得文法小吏請令精擇端良敦朴之士毋使與憸薄者
同進諸路走馬承受凌擾郡縣可罷勿遣以權歸監司
兗國公主夜開禁門宜劾宿衛主吏以嚴宮省帝悉開
納之御史中丞韓絳劾宰相富弼弼家居求罷絳亦待
罪介與王陶論絳以危法中傷大臣絳罷介嫌於右宰
相請外以知荆南敕過門下知銀臺司何郯封還之留
權開封府旋以論罷陳升之亦出知洪州加龍圖閣直
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樞密直學士知瀛州治平元年召
爲御史中丞英宗謂曰卿在先朝有直聲故用卿非緣

左右言也介曰臣無狀陛下過聽願獻愚忠自古欲治
之主亦非求絕世俗之術要在順人情而已祖宗遺德
餘烈在人未遠願覽已成之業以爲監則天下蒙福矣
明年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帝曰朕視河東不在中
執法下暫煩卿往耳夏人數擾代州邊多築堡境上介
遣兵悉撤之移諭以利害遂不敢動神宗立以三司使
召熙寧元年拜參知政事先時宰相省閱所進文書於
待漏舍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文書
弗與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爲常帝
欲用王安石公亮因薦之介言其難大任帝曰文學不

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對曰安石好學
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爲政必多所變更退謂公亮
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中書嘗進除
目數日不決帝曰當問王安石介曰陛下以安石可大
用即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於翰林學士臣近每聞
宣諭某事問安石可即行之不可不行如此則執政何
所用恐非信任大臣之體也必以臣爲不才願先罷免
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劄子皆稱聖旨不中理者
十八九宜止令中書出牒帝愕然介曰昔寇準用劄子
遷馮拯官不當拯訴之太宗謂前代中書用堂牒乃權
臣假此爲威福太祖時以堂帖重於敕命遂削去之今
復用劄子何異堂牒張洎因言廢劄子則中書行事別
無公式太宗曰大事則降敕其當用劄子亦須奏裁此
所以稱聖旨也如安石言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使輔臣
皆忠賢猶爲擅命苟非其人豈不害國帝以爲然乃止
介自是數與安石爭論安石强辯而帝主其說介不勝
憤疽發于背薨年六十介爲人簡伉以敢言見憚每言
官缺衆皆望介處之觀其風采神宗謂其先朝遺直故
大用之然居政府遭時有爲而扼於安石少所建明聲
名減於諫官御史時比疾亟帝臨問流涕復幸其第予

哭以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其家贈禮部尚書
謚曰質肅子淑問義問孫恕
淑問字士憲第進士至殿中丞神宗以其家世擢監察
御史裏行諭以謹家法務大體淑問見帝初即位銳於
治因言中旨數下一出特斷當謹出納別在直使命令
必行今詔書求直言而久無所施用必欲屈羣策以起
治道願行其言初詔侍臣講讀淑問言王者之學不必
分章句飾文辭稽古聖人治天下之道歷代致興亡之
由延登正人博訪世務以求合先王則天下幸甚河北
饑流人就食京師官振廩給食來者不止淑問曰出粟

不繼是誘之失業而就死地也條三策上之滕甫爲中
丞淑問力數其短帝以爲邀名乃詔避其父三司使出
通判復州又之知眞州提點湖北刑獄言新法不便乞
解使事黜知信陽軍以病免數年起知宣州徙湖州入
爲吏部員外郎又引疾求外帝以爲避事降監撫州酒
稅哲宗立司馬光薦其行已有耻難進召爲左司諫以
病致仕數月卒
義問字士宣善文辭鎖廳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祕閣父
介引嫌罷之熙寧中辟京西轉運司管勾文字神宗覽
本道章奏知義問所爲以其名訪輔臣因黃好謙領使

事諭之曰唐義問風力强敏行且用矣可面詔之尋以爲司農管當公事方行手實法所在騷然義問言今造簿甫二歲民不堪命不宜復改爲從會孝寬使河東還奏事記利害綱目於笏帝取而熟視之歷舉以問應析如流帝喜曰欲見卿非今日也擢湖南轉運判官一路敷免役錢又分戶五等儲其羨爲別賦號家力錢義問奏除之移使京西文彥博守西都義問求罷去彥博告汝再入相時嘗薦其父曉同爲執政相得甚驩故義問乃止時陝西大舉兵多亡卒所至成聚義問請令詣官自陳給券續食人以爲便會有不悅之者免歸元祐中起知齊州提點京東刑獄河北轉運副使屬邑尉因捕盜誤遺火盜逸去民家被焚訟尉故縱火郡守執尉抵使服義問辨出之方旱而雨用彥博薦加集賢脩撰帥荆南請廢渠陽諸砦繼與晟秀斷之以叛即拜湖北轉運使討降之復砦爲州進直龍圖閣以集賢殿脩撰知廣州章惇秉政治棄渠陽罪貶舒州團練副使後七年復故官知潁昌府卒

愍崇寧初爲華陽令以不能奉行茶法忤使者謝病免歸其弟意方爲南陵令亦以病自免兄弟杜門躬耕愍尋以宣教郎致仕靖康元年御史中丞許翰言其高行

詔起爲監察御史意亦以宰相吳敏薦召對而貧不能
行竟餓死江陵山中
論曰拯爲開封其政嚴明人到于今稱之而不尚苛刻
推本忠厚非孔子所謂剛者乎奎博學清重君子人也
抃所至善治民思不忘猶古遺愛介敢言聲動天下斯
古遺直也夫聽諫者明君所難以唐文皇猶弗終於魏
徵觀四臣面諍鯁吭逆心或不能堪而仁宗容之無咈
誠盛德之主哉屼世孝淑問難進義問强敏恕高行不
隕家聲有足美云
宋史卷三百一十六終

宋史卷三百一十七　列傳第七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邵亢　從父泌　馮京　錢惟演　養嫠易易子彥遠明逸諸孫景諶恩即

邵亢字興宗丹陽人幼聰發過人方十歲日誦書五千
言賦詩豪縱鄉先生見者皆驚偉之再試開封當第一
以賦失韻弗取范仲淹舉亢茂才異等時布衣被召者
十四人試崇政殿獨亢策人等除建康軍節度推官或

言所對策字少不應式宰相張士遜與之姻家故得預選遂報罷而士遜子實娶宅邵與亢同姓耳士遜既不能與直亢亦不自言趙元昊叛亢言用兵在於擇將今天下久不知戰而所任多儒臣未必能應變武人得長一軍又已老詎能身先矢石試間起故家恩倖子弟彼安識攻守之計況將與卒素不相附又亡堅甲利兵之禦此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之機固已形矣因獻兵說十篇召試祕閣授潁州團練推官晏殊爲首一以事陵之民稅舊輸陳蔡轉運使又欲覆折繒錢且多取之亢言民之移輸勞費已甚方歲大旱又從而加取無乃不可乎遂止入爲國子監直講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張貴妃薨立園陵禁京城樂一月亢累疏罷之進集賢校理仁宗繼嗣未立亢言國之外患在邊圍然禦之之術不過羈縻勿絕而已內患則不然繫社稷之安危不可不蚤定也提點開封縣鎮公事比有縱火者一不獲則主吏坐罪民或自燔其居以中吏亢請非延及旁舍者雖失捕得勿坐從爲府推官改度支判官契丹遣使賀乾元節未至仁宗崩議者謂宜卻其幣亢請令奉書至樞前使見嗣君從之國門而諭使之還亢請令奉書至樞前使見嗣君從之選爲潁王府翊善加直史館召對羣玉殿英宗訪以世

事稱之曰學士眞國器也擢同脩起居注建言陛下初
政欲治國者先齊家頃王且授室願采用古昏禮公主
下降不宜厭舅姑之尊帝深納之他日諭王曰以翊善
端直朴厚輟爲諫官矣王出道帝語遂以知制誥知諫
院東宮建爲右庶子神宗立遷龍圖閣直學士有譖之
者曰先帝大漸時亢嘗建垂簾之議御史吳申即論之
帝知其妄置不問亢自訴曰方先帝不豫羣臣莫得進
見臣無由面陳必有章奏乞索之禁中若得之臣當伏
誅不然則讒臣者豈宜但已願下獄考實帝不許時待
制以上爲帥守每他徙必遷職秩亢請未滿兩歲者勿

推恩王陶劾韓琦吳奎與之辨亢詆奎所言顛倒失大
臣體蓋欲併撼琦琦與奎竟同日去進樞密直學士知
開封府亢遇事敏密吏操辭牘至前皆反覆閱之人或
以爲勞亢曰決是非於須臾正當爾初雖煩後乃省也
籍里閭惡年少與吏之廢停者一有所犯皆遷處之幾
下鬬訟爲之衰止拜樞密副使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
定朝廷謀西討亢曰天下財力殫屈未宜用兵唯當降
意撫納俟不順命則師出有名矣因條上其事詔報之
曰中國民力大事也兵興之後不無猜率人心一搖安
危所係今動自我始先違信誓契丹聞之將不期而自

合茲朕所深憂者當悉如卿計未幾夏主諒祚死國人執殺定者來請和或欲乘此更取塞門地元以爲幸人之喪非義也乃止元在樞密踰年無大補益帝頗嚴之嘗與諫官孫覺言欲以陳升之代元而使守長安覺遽劾元薦升之帝怒其希指黜覺元亦引疾辭以資政殿學士知越州歷鄭鄆亳三州薨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即其鄉賜以居宅謚曰安簡從父弟

必字不疑舉進士爲上元主簿國子監立石經必善篆隸召充直講選爲唐書編脩官必以史出衆手非古人撰述之體辭不就進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天子旦親祠執事者習禮壇下必言周官大宗伯凡王之禱祠肆儀爲位鄭康成釋云若今肆司徒府古禮如此今即祠所習之爲不敬乃從於尚書省張貴妃受冊禮宮議命婦入賀儀未決或曰妃爲脩媛時命婦已不敢亢禮況今日乎必曰宮省事祕不可知既下有司議惟有外一品南省上事百官班見之儀然禮無不答衆議乃定出知常州召爲開封府推官坐在常州日杖人至死責監郵武稅然杖者實不死乂之知高郵軍提點淮南刑獄爲京西轉運使必居官震厲風采始至郡惟一赴宴集行部但一受酒食之餽以爲數會聚則人情稱多受

餽則不能行事非使者體也入脩起居注知制誥雄州種木道上契丹遣人夜伐去又數漁界河中事聞命必往使必以理折契丹屈之還知諫院編仁宗御集成遷寶文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加龍圖閣學士知成都卒於道年六十四遣中使護其喪歸

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少雋邁不羣舉進士自鄉舉禮部以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之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殽來直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守將作監丞通判荊南軍府事還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同脩起居注吳充以論溫成皇后追冊事出知高郵京疏充言是不當黜劉沆請併斥京仁宗曰京亦何罪但解其記注旋復之試知制誥避婦父富弼當國嫌拜龍圖閣待制知揚州改江寧府以翰林侍讀學士召還糾察在京刑獄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數月不詣丞相府韓琦語弼以京爲傲弼使往見琦京曰公爲宰相從官不妄造請乃所以爲公重非傲也出安撫陝西請城古渭通西羌角氏畀木征官以斷夏人右臂除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神宗立復爲翰林學士改御史中丞王安石爲政京論其更張失當累數千百言安石指爲邪說請

黜之帝以爲可用擢樞密副使河東麟府豐三州城壘兵械不治官吏皆受譴京以先帥本道上章自劾曰使諸路帥臣知其雖一時脫去後能僥竊名位者猶必行法將不敢復媮惰曠職優詔不聽進參知政事數與安石論辨又薦劉攽蘇軾掌外制安石令保甲養馬京謂必不可行會選人鄭俠上書言時政薦京可相呂惠卿因是譖京與俠通罷知亳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知渭州茂州夷叛徙知成都府蕃部何丹方寇雞粽關聞京兵至請降議者遂欲蕩其巢窟京請于朝爲禁侵掠給稼器餉糧食使之歸夷人喜爭出犬豕割血受盟願世世爲漢藩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曰勿令齊年知齊年謂京也與安石同年生帝以安石爲欺復召京知樞密院京以疾未至帝中夕呼左右語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乃賜京詔有渴想儀刑不忘夢寐之語及入見首以所夢告焉頃之以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哲宗即位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又改鎮彰德於是范祖禹言京再執政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爲呂惠卿所傾其中立不倚之操爲先帝稱挹且昭陵學士獨京一人存若付以樞密必允公論時京已老乃以爲中太一宮使兼侍講改宣徽南院使拜太子少師致仕紹聖元年

薨年七十四帝臨奠于第贈司徒謚曰文簡始京鄉居
受恩通判南宮成迨貴以郊恩官其子嘗過外兄朱适
出侍妾詢知爲同年進士妻亟請而嫁之其爲郡守諸
縣公事至即歷究之苟與縣牘合而處斷麗於法者呼
法吏決罪不以付獄報下捷疾一無壅滯人服其敏云
錢惟演字希聖吳越王俶之子也少補牙門將從俶歸
朝爲右屯衛將軍歷右神武軍將軍博學能文辭召試
學士院以笏起草立就眞宗稱善改太僕少卿獻咸平
聖政錄命直祕閣預脩冊府元龜詔與楊億分爲之序
除尚書司封郎中知制誥再遷給事中知審官院大中
祥符八年爲翰林學士坐私謁事罷之尋遷尚書工部
侍郎再爲學士會靈觀副使又坐貢舉失實降給事中
復工部侍郎擢樞密副使會靈觀使兼太子賓客更領
祥源觀累遷工部尚書仁宗即位進兵部王曾爲相以
惟演嘗位曾上因拜樞密使故事樞密使必加檢校官
惟演止以尚書充使有司之失也初惟演見丁謂權盛
附之與爲婚謂逐寇準惟演與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
獨刊去準名曰逆準削而不書謂禍既萌惟演慮并得
罪遂擠謂以自解宰相馮拯惡其爲人因言惟演以妹
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請出之乃罷爲鎮國

軍節度觀察留後即日改保大軍節度使知河陽踰年
請入朝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未即行冀復用
待御史鞫詠奏劾之惟演乃亟去天聖七年改武勝軍
節度使明年來朝上言先壟在洛陽願守宮鑰即以判
河南府再改泰寧軍節度使惟演雅意柄用抑薦不得
志及帝耕籍田求侍祠因留爲景靈宮使太后崩詔還
河南惟演不自安請以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並配
眞宗廟室以希帝意惟演既與劉美親又爲其子暖娶
郭后妹至是又欲與莊懿太后族爲婚御史中丞范諷
劾惟演擅議宗廟且與后家通婚姻落平章事爲崇信
軍節度使歸本鎭未幾卒特贈侍中太常張璪拔謚法
敏而好學曰文貪而敗官曰墨請謚文墨其家訴于朝
詔章得象等覆議以惟演無貪黷狀而晚節率職自新
有惶懼可憐之意取謚法追悔前過曰思改謚曰思慶
曆閒二太后始升祔眞宗廟室子暖復訴前議乃改謚
曰文僖惟演出于勳貴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
下於書無所不讀家儲文籍侔祕府尤喜奬厲後進初
眞宗謚號稱文惟演曰眞宗幸澶淵禦契丹盟而服之
宜兼謚武下有司議乃加謚武定所著典懿集三十卷
又著金坡遺事飛白書叙錄逢辰錄奉藩書事惟演嘗

語人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爾蓋未嘗歷中書故也子曖晦暄從弟易晦字明叔以大理評事娶獻穆大長公主女累遷東上閤門使貴州團練使王守忠領兩使留後移閤門定朝立燕坐位晦因言天子大朝會令宦者齒士大夫坐殿上必爲外夷所咲守忠更欲以禮服進酒晦又以爲不可勾當三班院羣牧都監授忠州防禦使知河中府帝因戒曰陝西方罷兵民困久矣卿爲朕愛撫毋縱酒樂使人呼爲貴戚子弟也晦頓首謝改潁州防禦使爲秦鳳路馬步軍總管復還三班院同提舉集禧觀歷霸州防禦使爲羣牧副使

卒暄字載陽以父蔭累官駕部郎中知撫州移台州台城惡地下秋潦暴集輒圮爲人多即山爲居暄爲增治城堞壘石爲臺作大隄幷之進少府監權鹽鐵副使暄鈎考諸路逋租兩浙轉運使負課當坐暄上言浙部仍歲饑故租賦不登籍今使者獲罪必亟歛於民民不堪矣神宗即詔釋之官制行爲光祿卿出知鄆州拜寶文閣待制卒子景臻尚秦魯國大長公主景臻子忱在外戚傳

易字希白始父倧嗣吳越王爲大將胡進思所廢而立其弟俶俶歸朝羣從悉補官易與兄昆不見錄遂刻志

讀書昆字裕之舉進士爲治覽簡便民能詩善草隸書
累官右諫議大夫以秘書監于家易年十七舉進士試
崇政殿二篇日未中而就言者惡其輕俊特罷之然自
此以才藻知名大宗嘗與蘇易簡論唐世文人歎時無
李白易簡曰今進士錢易爲歌詩殆不下白太宗驚喜
曰誠然吾當自布衣召擢翰林值盜起劒南遂寢眞宗
在東宮圖山水易簡會易作歌賞愛之易再舉進士就開
封府試第二自謂當第一爲有司所屈乃上書言試朽
索之馭六馬賦意涉譏諷眞宗惡其無行降第三明年
第二人中第補濠州團練推官召試中書改光祿寺丞
通判蘄州奏疏曰堯放四凶罪而不言殺徙四者之凶尚
惡言殺非堯仁之至乎古之肉刑者劓椓黥刖皆非死
尚以爲虐近代以來斷人手足鈎背烙筋身見白骨而
猶視息四體分落乃方絕命以此示人非平世事也今
四方長吏競爲殘暴婺州先斷賊手足然後斬之以聞
壽州巡檢使磔賊於闤闠之中其旁猶有盜物者使嚴
刑可誡於衆則秦之天下無叛民矣臣以謂非法之刑
非所以助治惟陛下除之帝嘉納其言景德中舉賢良
方正科策入等除秘書丞通判信州東封泰山獻殊祥
錄改太常博士直集賢院祀汾陰幸亳州命脩車駕所

過圖經獻宋雅一篇遷尚書祠部員外郎坐發國子監
諸科非其人降監潁州稅數月召還乂之判三司磨勘
司上言官物在籍而三司移文釐正或其數細微輒歷
年不得報徒擾州縣自今官錢百穀斗帛二尺以下非
欺給者除之眞宗雅眷詞臣其典掌誥命皆躬自柬擇
擢知制誥判登聞鼓院糾察在京刑獄累遷左司郎中
爲翰林學士儀直未滿卒仁宗憐之召其妻盛氏至禁
中賜以冠帔易木學贍敏過人數千百言援筆立就又
善尋尺大書行草及喜觀佛書嘗校道藏經著殺生戒
有金閨藏州西垣制集一百五十卷青雲總錄青雲新

錄南部新書洞微志一百三十卷子彥遠明逸相繼皆
以賢良方正應詔宋興以來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錢
氏一家而已
彥遠字子高以父蔭補太廟齋郎累遷大理寺丞舉進
士第以殿中丞爲御史臺推直官通判明州遷太常博
士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權尚書祠部員外郎知
潤州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內無聲色之娛外無畋漁
之樂而前歲地震雄霸滄登及荆湖幅員數千里雖
往昔定襄之異未甚於此今復大旱人心嗷嗷天其或
者以陛下備寇之術未至牧民之吏未良天下之民未

安故出譴告以示之苟能順天之戒增脩德業宗社之
福也今契丹据山後諸鎮元昊盜靈武銀夏衣冠車服
子女玉帛莫不有之往時元昊內冠出入五載天下騷
然及納欵賜命則被邊長吏不復銓擇高冠大裾耻言
軍旅一日契丹負恩乘利入塞豈特元昊之比耶湖廣
蠻獠刼掠生民調發督歛軍須百出三年于今未聞分
寸之效惟陛下念此三方之急講長久之計以上答天
戒時旱蝗民乏食彥遠發常平倉賑救之部使者詰其
專且摧價彥遠不爲屈召爲右司諫請勿數赦擇牧守
增奉入以養廉吏息土末以省功費遷起居舍人直集

賢院知諫院會諸路奏大水彥遠言陰氣過盛在五行
傳下有謀上之象請嚴宮省宿衛未幾有挾刃犯諸門
者特賜五品服又上疏曰農爲國家急務所以順天養
財禦水旱制蠻夷之原本也唐開元戶八百九十餘萬
而墾田一千四百三十餘萬頃今國家戶七百三十餘
萬而墾田一百一十五萬餘頃其間逃廢之田不下三
十餘萬是田疇不闢而游手者多也勸課其可不興乎
本朝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皆帶勸農之職而徒
有虛文無勸導之實宜置勸農司以知州爲長官通判
爲佐舉清强幕職州縣官爲判官先以墾田頃畝及戶

口數屋塘山澤溝洫桑柘著之於籍然後設法勸課除害興利歲終農隙轉運司考校之第其賞罰楊懷敏妄言契丹主宗眞死乃除入內副都知內侍黎用信以罪竄海島赦歸遽得環衛官致仕許懷德愼鏞高年未謝事楊景宗郭承祐闒冗小人宜廢不用歷舉劾之多見聽納彥遠性豪邁其任言職數有建明卒于官

明逸字子飛繇殿中丞策制科轉太常博士爲呂夷簡所知曜右正言首劾范仲淹富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乞早罷免使姦詐不敢效尤忠實得以自立疏奏二人皆罷其夕杜衍亦免相明逸蓋希章得象陳執中意也石元孫與夏人戰沒以死事褒贈既而生歸朝廷釋不問明逸請正其僨軍之罪乃竄之遠方而奪其恩進同脩起居注知制誥擢知諫院爲翰林學士自登科至是纔五年加史館脩撰知開封府妄人冷青自稱皇子捕至府明逸方正坐青叱曰明逸安得不起明逸爲起坐尹京無威望又獄吏傍婦人鄧氏墮足死罷爲龍圖閣學士知蔡州歷揚青鄆曹州應天府還判流內銓知通進銀臺司復出知成德軍渭州加端明殿學士知秦州先是于闐入貢道邈川嘴廝羅留不遣會其妻亡前帥張方平請因而卹之且誘其般次

入貢詔賻絹千匹明逸言朝廷撫喻氏至厚頃以招馬
爲名賂繒綿邀請六事既徇其五而猶觖望今塞遏荒
服之貢固有罪矣豈可復加賜以辱國體從之而于闐
使與般次亦皆至厮囉有子質于秦別子木征居河州
殿侍程從簡私與之盟令過洮河許以官且歸其質子
事不驗木征怒留貢使明逸械從簡往詰因斬之木征
惶懼悉遣所留者泊平初復爲翰林學士神宗立御史
論其傾險憸薄頃附賈昌朝夏竦以陷正人文辭淺繆
豈應冒居翰院乃罷學士久之知永興軍熙寧四年卒
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脩懿藻字醇老明逸之從

子也幼孤刻厲爲學第進士又中賢良方正科爲祕閣
校理慈聖后臨朝藻三上書乞還政同脩起居注知制
誥加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平居樂易無崖岸而居官
獨立守繩墨爲政簡靜有條理不肯徇私取顯數求退
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東院卒年六十一神宗知其
貧賻錢五十萬贈太中大夫
景諶景臻之從兄也錄殿直巡轄兩京馬遞中進士第
初赴開封解試時王安石得其文以爲知道者既薦送
之又推譽於公卿間自是執弟子禮安石提點府界景
諶爲屬主簿又以文薦之執喪居許聞安石得政喜因

事來京師謁之方盛夏安石與僧智緣臥於地二最親者袒坐其側顧景諶褫服脫帽未及它語卒然問曰青苗助役如何景諶曰利少害多異日必爲民患又問孰爲可用之人曰居喪不交人事而知人尤難事也遂辭出後調官復來安石已作相又往詣之安石令先與弟安國相見安國亦與之善謂景諶曰相君欲以館閣相處而任以事景諶曰百事皆可爲所不知者新書役法耳及見安石安石欲令治峽路役書且以　戎瀘蠻事景諶曰峽路民情僕固不能知而戎瀘用兵繫朝廷舉動一路生靈休戚願擇知兵愛人者安石大怒坐上客數十人皆爲之懼退就謁舍賞激之與詆以爲矯者參半景諶笑曰自古以來好利者衆而顧義者寡故天下萬事皆由人而不在於已苟爲利所動而由於人則盜亦可爲也夫盜之所以爲盜者利勝於義而不知所以爲之者耳吾又何憾焉遂與安石絕熙寧未從張景憲辟知瀛州終身爲外官僅至朝請郎而卒

勰字穆父彥遠之子也生五歲日誦千言十三歲制舉之業成熙寧三年試應既中祕閣選廷對入等矣會王安石惡孔文仲策遷怒罷其科遂不得第以蔭知尉氏縣授流內銓主簿判銓陳襄嘗登進班簿神宗稱之襄

曰此非臣所能主簿錢勰爲之耳明日召對將任以清
要官安石使弟安禮來見許用爲御史勰謝曰家貧母
老不能爲萬里行安石知不附已命權鹽鐵判官歷提
點京西河北京東刑獄元豐定官制勰方居喪帝於左
司郎中格目書其姓名須終制日授之奉使弔高麗舊
意頗謂欲結之以北伐勰入請使指帝曰高麗好文又
重士大夫家世所以選卿無他也乃求呂端故事以行
凡餽餼非故所有者皆弗納歸次紫燕島王遣二史追
餉金銀器四千兩勰曰在館時既辭之矣今何爲者吏
泣曰王有命徒歸則死且左番已受勰曰左右番各有
職吾唯例是視汝可死吾不可受竟却之還拜中書舍
人元祐初遷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老吏畏
其敏欲困以事導人訴牒至七百勰隨卽剖決簡不中
理者緘而識之戒無復來閱月聽訟一人又至呼詰之
曰吾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謝曰無有勰曰汝前訴
云云吾識以某字啓緘示之信然上下皆驚咤宗室貴
戚爲之斂手雖丞相府謁吏干請亦械治之積爲衆所
憾出知越州徙瀛州召拜工部戶部侍郎進尚書加龍
圖閣直學士復知開封臨事益精蘇軾乘其据案時遺
之詩勰操筆立就以報軾曰電掃庭訟響答詩筒近所

未見也哲宗涖政翰林缺學士章惇三薦林希帝以命
勰仍兼侍讀以嘗行惇謫詞懼而求去帝曰豈非鞅鞅
非少主之臣硜硜無大臣之節者乎朕固知之毋庸避
也嘗侍經幄帝留與之語曰臺臣論徐邸事其辭及鄭
雍小人離間骨肉如此若雍有請當付卿以美詔慰安
之既而雍章至勰荅詔云弗容羣枉規欲動搖朕察其
厚誣力加明辨夫何異趣乃爾乞身帝見之謂能道所
欲言者惇因是極意排詆諷全臺攻之言不已罷知池
州卒于官年六十四訃未至帝猶即其從弟景臻問安
否元符末追復龍圖閣學士

即字中道吳越王諸孫也第進士爲睦州推官部使者
有獄在衢啖即以薦牘使往治即曰吾寧老冗選中豈
忍以數十人易一薦乎至則平反之辟鄜延幕府崇寧
中爲陝西轉運判官王師復銀州轉餉最徽宗召對問
曰靈武可取乎對曰夏人去來飄忽不能持久是其所
短然其民皆兵居不縻飲食動不勤轉餉願敕邊臣先
爲不可勝以待釁庶可得志帝曰大砦泉可取否對曰
是所謂瀚海也臣聞其地皆舄鹵無水泉或以飲馬口
鼻皆裂正得之無所用帝然之除直龍圖閣知慶州至
鎮築安邊城歸德堡包地萬頃縱耕其中歲得粟數十

萬徙知延安府加集賢殿脩撰又進徽猷閣待制顯謨
閣直學士在延五年童貫宣撫陝西得便宜行事時長
安百物踴貴錢幣益輕貫欲力平之計司承望風旨取
市價率減什四違者重寘于法民至罷市徐處仁爭之
得罪又行均糴法賤入民粟而高金帛估以賞下至募
兵射士之授田者咸被抑配關內騷然幾於生變即亦
屢抗章極陳其害貶永州團練副使然糴害亦寢數月
還待制知興仁府徙太原以童貫宣撫本道辭不許居
二年以疾提舉洞霄宮復直學士睦寇作起知宣州即
自力上道至則悉意應軍須貫上其功進龍圖閣學士
貫遂引爲河北河東參謀以老固辭乃轉正奉大夫致
仕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定
論曰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庠
爲名宰相焉京爲名執政風節相映不愧其科名焉邵
亢知太常裁損張貴妃卹典頴王授室公主下嫁請用
古典可謂不愧其官守矣邵必亦習禮者也預脩唐書
而能力辭以爲史出衆手非古人撰述之體豈非名言
乎錢惟演敏思清才著稱當時然急於柄用阿附希
遂喪名節錢氏三世制科易明逸皆掌書命時人榮之
惜乎易以輕儁明逸以傾險並爲時論所憾云

宋史卷三百一十七終

宋史卷三百一十八　列傳第七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張方平　王拱辰　張昇　趙槩

胡宿 子宗炎 從子宗愈 宗回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絕倫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旬日即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不再讀宋綬蔡齊以爲天下奇才舉茂材異等爲校書郎知

崐山縣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趙元
昊且叛爲嫚書來規得譴絕以激使其衆方平請顯遵
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
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
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
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時天下全盛皆謂其
論出姑息決計用兵方平上平戎十策以爲入寇當自
延渭巢穴之守必虛宜屯兵河東卷甲而趨之所謂攻
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善其策而不
果行當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

命直集賢院俄知諫院夏人寇邊方平首乞合樞密之
職于中書以通謀議帝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時調
諸道弓手刺其壯者爲宣毅保捷方平連疏爭之弗聽
既而兩軍驕甚合二十餘萬皆市人不可用如方平言
夏竦節制陝西并護諸將四路以稟復失事機且詔使
出師逗遛不行及豐州陷劉平等覆師主師皆坐譴竦
獨不預方平劾罷之而請四路帥臣各自任戰守西師
久未解元昊亦因敝方平言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
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
喜曰是吾心也是歲改慶曆赦書敕邊吏通其善意元

昊竟降既以脩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於前酌玉巵飲之且贈以所乘馬還知制誥權知開封府府事叢集前尹率書板識之方平獨默記決遣無少差忘進翰林學士元昊既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使議者不可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强敵非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下如此於西北爲兩得矣時韙其謀拜御史中丞改三司使初王拱辰議榷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榷鹽何也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鐵是也豈非再榷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手詔罷之河朔父老迎拜於澶州爲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事具食貨志加端明殿學士判太常寺禁中衛卒夜變帝旦語二府獎張貴妃扈蹕功夏竦即倡言當求所以尊異之禮方平聞之謂陳執中曰漢馮倢伃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事果行之天下之責將萃於公矣執中瞿然而罷帝以豐財省費訪羣臣方平既條對又獨上數千言大略以爲祥符以來務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壞命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則政出多門大商豪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

此治忽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帝覽對甚悅且大用會
判官楊儀得罪坐與交出知滁州頃之知江寧府入判
流內銓以侍講學士知滑州徙益州未至或扇言儂智
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民大
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詔趣方
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
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邛部川譯
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復以
三司使召方西鄙用兵兩蜀多所調發方平為奏免橫
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緡又建言國家都陳留當

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雍各有山川足恃特倚重兵以立
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為主汴帶引淮江利盡南
海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淺妄者爭
以裁減役費為功汴日以塞今仰而望焉是利尺寸而
喪丘山也乃畫上十四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
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遷尚書
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帥秦州諜告夏人將壓
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
舉曾公亮曰兵不出寨何必輕舉寇之不得至者有備故
也倘罪之後之邊臣將不敢為先事之備矣方平不自

安請知南京英宗立遷禮部尚書請知鄆州還爲學士
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殿帝焉几言言不可辨方平進
筆請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穎王
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神宗即
位召見請約山陵費帝曰奉先可損乎對曰遺制固云
以先志行之可謂孝矣又請差減錫賚以乾興爲準費
省什七八方平進詔草帝親批之曰卿文章典雅煥然
有三代風又善以豐爲約意博而辭寡雖書之訓誥殆
無加也其見稱重如此拜參知政事御史中丞司馬光
疏其不當用不聽光解中丞曾公亮議用王安石方平

以爲不可數日遊父憂服闋以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
人覲留判尚書都省力請知陳州安石行新法方平陛
辭極論其害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兵猶
火也弗戢必自焚若新法卒行必有覆舟自焚之禍帝
憮然韓絳主西師慶卒亂京西轉運使令一路各會兵
于州民大駭方平持檄不下而奏之帝曰守臣不當爾
邪命罷諸郡兵召爲宣徽北院使留京師王安石深沮
之以爲青州未行帝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不勤
遠略如靈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許之世襲環州董遵誨
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

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內徙李彝興焉暉於是朝廷始旰食矣眞宗澶淵之克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疆場之臣乃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徼利不成詒患不可聽也帝曰慶曆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對曰臣時爲學士誓詔封冊皆出臣手帝曰卿時已爲學士可謂舊德矣契丹泛使蕭禧來議彊事臨當辭臥驛中不起方平謂樞密使吳充曰但令主者日致饋勿問且使邊郡檄其國可也充啓從之禧即行除中太一宮使王安石弛銅禁放

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出錢日耗方平極論其害請詰安石舉累朝之令典一旦削除之其意安在帝頗米其言而方平求去進使南院判應天府帝曰朕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欲寘卿樞密而卿論兵復異卿受先帝未命訖無以副朕意乎遂行高麗使過府長吏當送迎方平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爲陪臣屈詔但遣少尹王師征安南方平言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炎荒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師老費財無功而還社稷之福也後皆如其言新法鬻河渡坊場司農并及祠廟宋閼伯微子廟皆爲賈區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閼

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數請老以太子少師致任官制行廢宣徽使獨命領之如故哲宗立加太子太保元祐六年薨年八十五贈司空遺令毋請謚尚書右丞蘇轍爲請乃謚曰文定方平慷慨有氣節既告老論事益切至於用兵起獄尤反覆言之且曰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籍口矣平居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守蜀日得冒山蘇洵與其二子軾轍深器異之嘗薦軾爲諫官軾下制獄又抗章爲請故軾終身敬事之叙其文以比孔融

諸葛亮晚受知神宗王安石方用事嶷然不小屈以是望高一時守宋都日富弼自亳移汝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弼有愧色蓋弼素亦善安石云

王拱辰字君貺開封咸平人元名拱壽年十九舉進士第一仁宗賜以今名通判懷州入直集賢院歷鹽鐵判官脩起居注知制誥慶曆元年爲翰林學士契丹使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塘濼何爲者一葦可杭投箠可平

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即可路矣仁宗以問拱辰對曰
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我此夸言爾設險守國
先王不廢而祖宗所以限敵人也至是又使六符來求
關南十縣斥太宗伐燕爲無名舉朝莫知所答拱辰曰
王師征河東契丹既通使而寇石嶺關以援賊太宗怒
遂回軍伐之豈謂無名乃作報書曰既交石嶺之鋒遂
起衡門之役契丹得報遂繼好如初帝喜謂輔臣曰非
拱辰深練故實殆難答也權知開封府拜御史中丞夏
竦除樞密使拱辰言竦經略西師無功稱而歸今置諸
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
乃納其說竦遂罷又言滕宗諒在慶州所爲不度而但
降秩守虢懼邊臣則効宜施重責未聽即家居求自貶
乃徙宗諒岳州敕拱辰赴臺入見帝曰言事官第自舉
職勿以朝廷未行爲沮已而輕去以沽名自今有當言
者宜力陳毋避僧紹宗以鑄佛像惑衆都人競投金冶
中宮掖亦出貲佐之拱辰言西師宿邊而財費於不急
動士心起民怨詔亟禁之蘇舜欽會賓客於進奏院王
益柔醉作傲歌拱辰風其僚魯周詢劉元瑜舉劾之兩
人既竄廢同席者俱逐時杜衍范仲淹爲政多所更張
拱辰之黨不便舜欽益柔皆仲淹所薦而舜欽衍壻也

故因是傾之由此爲公議所薄復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舉富民鄭旭出知鄭州後澶瀛幷三州數歲遷爲學士承旨兼侍讀帝於邇英閣置太玄經蓍草顧曰朕每閱此卿亦知其說乎拱辰具以對且曰願陛下垂意六經旁采史策此不足學也至和三年復拜三司使聘契丹見其主混同江設宴垂釣每得魚必酌拱辰酒親鼓琵琶以侑飲謂其相曰此南朝少年狀元也入翰林十五年故吾厚待之使還御史趙抃論其輙當非正之禮異時北使援此以請將何辭拒之湖南轉運判官李覃知潭州任顓市死商眞珠事敗具獄上拱辰悉入

掖庭抃幷劾之除宣徽北院使抃言宣徽之職本以待勛勞者唯前執政及節度使得爲之拱辰安得汙此選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歷泰定二州河南大名府積官至吏部尚書神宗登極恩當轉僕射歐陽脩以爲此宰相官不應序進但遷太子少保熙寧元年復以北院使召還王安石參知政事惡其異已乘二相有故出爲應天府八年入朝爲中太一宮使元豐初轉南院使賜金方團帶再判大名改武安軍節度使三路籍民爲保甲日聚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爲盜郡縣不敢以聞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

驅之使陷於罪罟也浸淫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
罷願財損下戶以紓之士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
老臣所以報國也上章不已帝悟於是第五等戶得免
哲宗立徙節彰德加檢校太師是年薨年七十四贈開
府儀同三司謚懿恪
論曰方平拱辰之才皆較然有過人者而不免司馬光
趙抃之論豈其英發之氣勇於見得一時趨鄉未能盡
適於正與及新法行方平痛陳其弊拱辰爭保甲言尤
剴切皆誇誇不少貶爲國老成望始重矣若方平識王
安石於辟校貢舉之時而知其後必亂政其先見之明

無忝呂誨云
張昪字杲卿韓城人舉進士爲楚丘主簿南京留守王
曾稱其有公輔器累官度支員外郎夏竦經略陝西薦
其才換六宅使涇原秦鳳安撫都監未幾以母老求歸
故官得知絳州改京西轉運使知鄧州又以母辭或指
爲避事范仲淹言於朝曰張昪豈避事者乃許歸養歷
戶部判官開封府推官至知雜御史張堯佐緣恩驟用
知開封府內侍楊懷敏夜直禁中而衛士爲變皆極論
之昪性質樸不善擇言至斥張貴妃爲一婦人謂懷敏
得志將不臧劉季述仁宗讀之不懌以語陳升之升之

曰此忠直之言不激切則聖意不可回矣帝乃解以天章閣待制知慶州改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祁青唐蕃部蘭氈世居古渭積與夏人有隙懼而獻其地攝帥范祥無遠慮亟城之諸族畏其徧舉兵叛昇至請棄勿城詔戶部副使傅求審視之以爲不可棄與昇議殊先是副總管劉渙討叛羌逗撓不時進昇命他將郭恩代之羌乃潰去渙黜其功謝訟恩多殺老稚以撼昇朝廷命張方平守秦徙渙涇原亦徙昇青州將罷昇方平辭曰渙昇有階級今互言而罷帥不可爲也昇乃復留至和二年召兼侍讀拜御史中丞劾沆在相位以御史范師道趙抃嘗攻其惡陰欲出之昇曰天子耳目之官柰何用宰相怒而斥上章力爭之沆竟罷去帝記昇指切時事無所避謂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爲如陛下乃孤立爾帝爲之感動契丹主宗真遣使齎其畫像來求帝畫像未報而死子洪基立以爲請詔昇報聘諭使更致新王像契丹欲先得之昇曰昔文成以弟爲兄屈尚先致敬況今爲伯父哉遂無以奪乃復以洪基像來嘉祐三年擢樞密副使通參知政事樞密使昇愛惜官資凡內降所與多持不下

見帝春秋高前後屢進言儲嗣事卒與韓琦同決策英
帝立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
至院進見無蹈舞司馬光上疏言近歲以來大臣年高
者皆不敢自安其位言事者欲以爲名又從而攻之使
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爲果有益於時雖老何傷昇爲
人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若使且居其位於事亦未有
曠廢也昇請不已始賜告令養疾遂以彰信軍節度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改鎮河陽三城拜太子太
師致仕熙寧十年薨年八十六贈司徒兼侍中謚曰康節
趙槩字叔平南京虞城人少篤學自力器識宏遠[illegible]

時名輩稱許中進士第通判海州爲集賢校理開封府
推官奏事殿中仁宗面賜銀緋出知洪州州城西南薄
章江有汎溢之虞槩作石隄二百丈高五丈以障其衝
水不爲患僚吏鄭陶饒奭挾持郡事爲不法前守莫能
制州之歸化卒皆故時羣盜奭造飛語曰卒得廩米陳
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生變槩不答卒有自容州戎
逃歸而犯夜者斬之以徇因收陶奭抵罪闔府股栗加
直集賢院知青州坐失舉澠池令張誥免久乃起監密
州酒知滁州山東有寇李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
公嘗爲青州民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率衆去召脩起

居注歐陽脩後至朝廷欲驟用之難於越次槩聞請郡
除天章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脩遂知制誥踰歲槩始
代之郊祀當任子進階爵乞回其恩封母郡太君宰相
謂曰君即爲學士擬封不久矣槩曰母年八十二願及
今拜君賜以爲榮乃許之後遂爲例蘇舜欽等以羣飲
逐槩言預會者皆館閣名士舉而棄之觖士大夫望非
國之福也不報求知蘇州終母喪入爲翰林學士聘契
丹契丹主會獵請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親酌玉杯爲
槩勸且授侍臣劉六符素扇寫之納袖中其禮重如此
遷兼侍讀學士諫官郭申錫論事忤旨帝欲加罪槩曰
陛下始面諭申錫毋面從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止以
龍圖閣學士知鄆州應天府代韓絳爲御史中丞絳以
諭張茂實不宜典宿衛罷槩至首言之茂實竟去御藥
院內臣有寄資至團練使者謂之暗轉槩請明限以年
詔俟出院優遷之毋得累寄擢樞密使參知政事數以
老求去熙寧初拜觀文殿學士知徐州自左丞轉吏部
尚書前此執政遷官未有也以太子少師致仕退居十
五年嘗集古今諫爭事爲諫林百二十卷上之神宗賜
詔曰請老而去者類以聲問不至朝廷爲高唯卿有志
愛君雖退處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于坐右時用省

閱元豐六年薨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謚曰康靖槩秉
心和平與人無怨怒雖在事如不言然陰以利物者爲
不少議者以比劉寬婁師德坐張誥貶六年念之終不
衰誥死卹其家備至歐陽脩遇槩素薄又躐知制誥及
脩有獄槩獨抗章明其罪言爲仇者所中傷不可以天
下法爲人報怨脩得觧始服其長者爲鄆州時吏按前
守馮浩侵公使錢三十萬當以職田租償槩知其貧爲
代以已奉其平生所爲類此槩初名禋嘗夢神人金書
名簿有趙槩遂更云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登第爲揚子尉縣大水民被
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活數千人以薦爲館閣校勘
進集賢校理通判宣州囚有殺人者將抵死宿疑而訊
之囚憚箠楚不敢言辟左右復問久乃云旦將之田縣
吏縛以赴官莫知其故宿取具獄繙閱探其本辭蓋婦
人與所私者殺其夫而執平民以告也知湖州前守滕
宗諒大興學校費錢數十萬宗諒去通判僚吏皆疑以
爲欺不肯書曆宿誚之曰君輩佐滕侯久矣苟有過盍
不早正乃陰拱以觀俟其去而非之豈昔人分謗之意
乎坐者大慙謝其後湖學爲東南最宿之力爲多築石
塘百里捍水患民號曰胡公塘而學者爲立生祠久之

爲兩浙轉運使召脩起居注知制誥入內都知楊懷敏
坐衛士之變升爲和州都監未幾召入復故職宿封還
詞頭且言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已幸豈宜復在左右命
遂寢慶曆六年京東兩河地震登萊尤甚宿兼通陰陽
五行災異之學乃上疏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
宮陰生於午而極於亥然陰猶强而未卽伏陽猶微而
不能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其位在乾若西北
二邊不動恐有內盜起於河朔又登萊視京師爲東北
少陽之位今二州置金坑多聚民鑿山谷陽氣耗洩故
陰乘而動宜卽禁止以寧地道時以爲迂闊明年王則

果以具州叛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郊以
二帝並配明年大旱宿言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
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卽建言並配非古
宜用迭配如初時議者謂士大夫言七十當致仕其不
知止者請令有司按籍舉行之宿以爲非優老之義當
少緩其期法武吏察其任事與否勿斷以年文吏使得
自陳而全其節及言皇祐新樂與舊樂難並用禮部閒
歲一貢士不便當用三年之制皆如其言唐介貶嶺南
帝追中使護以往宿言事有不可測介如不幸道死陛
下受殺直臣之名帝悟追還使者遷翰林學士知審官

制院李仲昌開六塔河民被害詔獄薄其罪宿請斬陵
謝河北仲昌由是南竄兗國公主下降將行冊禮宿諫
曰陛下昔封兩長主未嘗冊今施之愛女殆非漢明
帝所謂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之義也涇州卒以折支
不時給出惡言且欲相扇爲亂既寘于法乃命劾三司
吏三司使包拯護弗遣宿曰涇卒固悍慢然當給之物
越八十五日而不與計吏安得爲無罪拯不知自省公
拒制命紀綱益廢矣拯懼立遣吏韓琦守幷州請復其
節鎮宿言參商爲仇讎之星國家受命於商丘而參爲
晉地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宋興削平四方幷最後服

故太宗不使列于方鎮八十年矣宜如故便議遂止後
琦秉政卒復之拜樞密副使會公亮任雄州趙滋瀕治
界河事宿言於英宗曰憂患之來多藏於隱微而生於
所忽自滋守邊北人捕魚伐葦一切禁絕由此常與鬬
爭南北通好六十載內外無患近年邊遽來上不過侵
誣尺寸此城砦之吏移文足以辦詰何至於興甲兵哉
今搢紳中有恥燕薊外屬者天時人事未至而妄意難
成之禍願守兩朝法度以惠養元元天下幸甚宿以老
數乞謝事治平三年罷爲觀文殿學士知杭州明年以
太子少師致仕未拜而薨年七十二贈太子太傅謚曰

文恭宿爲人清謹忠實內剛外和羣居不譁笑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臨事重慎不輕發發亦不可回止居母喪三年不至私室其當重任去顧惜大體在審官刑院擇詳議官有在選中者嘗監征榷以水災負課同列謝小累不足白宿竟白之而薦其才足用仁宗聽納同列退而誚曰公固欲白上倘緣是不用奈何宿曰彼之得否不過一詳議官宿平生以誠事主今白首矣忍以毫髮欺乎爲之開陳聽吾君自擇爾少與一僧善僧有祕術能化鉛石爲黃金且死將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施非吾所冀也僧歎曰予之志素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達常如布衣時子宗炎從子宗愈宗回宗炎字彥聖由將作監主簿鎖廳登第爲國子大宗正丞開封府推官考功吏部郎中舊制選人改京官舉將小緣吏議輒足不行宗炎以請先引見俟舉者罪即追止從之哲宗崩遼使來吊祭宗炎以鴻臚少卿迓境上使者不易服宗炎以禮折之須其聽命乃相見豈還升爲卿初父宿使遼遼人重之其後宗炎壻鄧忠臣迓客客問中外嘗有文使者否忠臣以宿告且言前使鴻臚其子也客歎胡氏世不乏人俄以直龍圖閣知潁昌府歷密州而卒宗炎善爲詩藻思清婉歐陽脩守亳與客飲

郡圃或誦其詩脩賞味不已以爲有鮑謝風致其重之
如此
宗愈字完夫舉進士甲科爲光祿丞宿得請杭州英宗
問子弟誰可繼者以宗愈對召試學士院神宗立以爲
集賢校理久之兼史館檢討遂同知諫院脩內卒盜皇
城器物宗愈言唐長孫無忌不解佩刃入東上閤門校
尉論當死今禁卒爲盜而入內都知不能覺察願正其
罪殿帥直廬在長慶門內久而自置隸圉宗愈曰嚴禁
旅所以杜姦宄也柰何令私人得爲之萬一凶黠者竄
咎其間將不可悔請易募老卒王安石用李定爲御史

宗愈言御史當用學士及丞雜論薦又須官博士員外
郎今定以幕職不因薦得之是殆一出執政意即大臣
不法誰復言之蘇頌李大臨不草制坐絀宗愈又爭之
安石怒出通判眞州歷提點河東刑獄開封府推官吏
部右司郎中元祐初進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御史
中丞時更定役法書成衙校募不足者聽差入等戶宗
愈言法貴均一若持兩端則於文有害是乃差法非募
法也請刪之哲宗嘗問朋黨之弊對曰君子指小人爲
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君子蓋義之與比者陛下能擇
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

進拜尚書右丞於是諫議大夫王覿論其不當而劉安
世韓川孫覺等合攻之朝廷依違踰年出覿潤州而言
者愈力乃罷爲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成都府蜀人安
其政召爲禮部尚書遷吏部卒年六十六贈左銀青光
祿大夫
宗回字醇夫用蔭登第爲編脩敕令官司農寺幹當公
事京西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京東陝西轉運使吏部郎
中紹聖初以直龍圖閣知桂州進寶文閣待制坐繫平
民死降集賢殿脩撰知隨州改秦州慶州復爲待制先
是熙河將王贍下邈川有功帥孫路不樂贍奪其兵與
王愍朝廷知之以宗回代路加直學士時青唐瞎征內
附而心牟欽氊勒兵立別酋隴拶還其地勢復張瞎征
大懼自髡爲僧以祈免王贍怨孫路因言青唐不煩兵
可下至則駐宗哥城不進宗回怒日夜檄趣之且戒贍
曰青唐兵甚弱隴拶稚子何能爲而怯懦逗遛吾將以
軍法從事又遣王愍復至邈川聲言代贍贍懼乃率步
騎掩青唐據之隴拶降詔以青唐爲鄯州邈川爲湟州
未幾屬羌郎阿章叛拒官軍宗回遣將王吉魏釗討之
皆敗死又遣鈴轄种朴往朴言賊鋒方銳且盛寒宜少
緩師宗回不聽督之急朴不得已行亦敗死於是轉運

判官秦希甫言湟鄯難守以爲棄之便事下宗回宗回
持不可希甫罷去會徽宗棄鄯州於是任伯雨再疏其
罪奪職知蘄州還爲待制歷慶渭陳延澶州兄宗愈入
黨籍宗回亦罷郡居亡何錄其堅守湟鄯之議起知秦
州進樞密直學士徙永興鄭州成德軍復坐事去大觀
中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胡氏自宿始大及宗愈仍世執
政其後子孫至侍從九卿者十數遂爲晉陵名族
論曰張昇清忠諒直趙槩雅量過人胡宿學通天人之
奧攷其立朝大節皆磊落爲良執政宗愈仍居右轄而
學衍視宿則有間矣宗回非邊將材其守河湟之[illegible]
以趣仲朴於死蘄合上意以解其責爾若胡氏之世大
也殆脫萬人于水死而陰德之所致與

宋史卷三百二十八　列傳　二十

宋史卷三百一十九　列傳第七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燕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歐陽脩子發棐　劉敞弟攽子奉世　曾鞏弟肇

歐陽脩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

舜欽柳開穆脩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脩游隨
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
忘寢食必欲幷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
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世
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
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
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脩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
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
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脩笑而辭曰昔
者之舉豈以爲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
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
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
脩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
弛小人翕翕不便脩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
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脩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
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脩乃爲朋黨論以進
其略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
理也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
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
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

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則有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故爲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讎帝獨奬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同脩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后命帝知脩詔特除之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脩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內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爲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爲敵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凡河東賦歛過重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帝曰勿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爲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脩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所納婦兵之始亂也招以不

死既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分隷諸郡富弼爲宣撫使
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脩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
之故脩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
郡不從爲變不細弼悟而止方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
議罷去脩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
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
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
大臣必須誣以顓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
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
求瑕唯指以爲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
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顓權是上之所
惡必須此說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
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
四夷相賀於外臣爲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脩因其
孤甥張氏獄傅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
揚州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流內
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小人畏脩
復用有詐爲脩奏乞澄汰內侍爲姦利者其羣皆怨怒
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脩唐
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

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爲險怪奇澁之文號太學體脩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嘗薄者伺脩出聚譟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脩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隴故道回河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脩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

橫隴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災全河注之瀕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爲河北患臺諫論執中過惡而執中猶遷延固位脩上疏以爲陛下拒忠言庇愚相爲聖德之累未幾執中罷狄青爲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脩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遂罷知陳州脩嘗因水災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即位以羣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唐明宗惡入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

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五年拜樞
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脩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
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戍
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
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
之有司時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語在琦傳
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搆幾成嫌隙韓
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爲辭太后意不釋脩
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
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釋

脩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
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
耳非仁宗遺意感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脩
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
諫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
衆帝將追崇濮王令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
脩引喪服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
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
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
無加爵之道或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

稱親尊王爲皇王夫人爲后帝不欲當於是御史呂誨
等詆脩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憚蔣之奇之說合脩
意脩薦爲御史衆目爲姦邪之奇慝之則慝所以自解
脩婦弟薛宗孺有憾於脩造帷薄不根之謗摧辱之辰
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脩
神宗初卽位欲深護脩詰訪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爲辨釋
脩社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
黜脩亦力求退罷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明
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
拜徙蔡州脩以風節自持既數被汙衊年六十卽連乞

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
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懇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
年卒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脩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
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
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
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
於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
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
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
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爲政寬

簡而事不弛慶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政事弛
慶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意簡者不爲繁碎
耳脩幼失父母嘗謂曰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
而歎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
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
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
此語吾耳熟焉脩聞而服之終身爲文天才自然豐約
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
人心煥然獨驚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
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

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爲人知脩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
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謂護其家好古嗜學凡
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
說於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脩唐書紀志表
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蘇軾敘其文
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
李白識者以爲知言

子發字伯和少好學師事安定胡瑗得古樂鍾律之說
不治科舉文詞獨探古始立論議自書奏來君臣世系
制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以父恩補將作監

主簿賜進士出身累遷殿中丞卒年四十六蘇軾哭之以謂發得文忠公之學漢伯喈晉茂先之流也

中子棐字叔弼廣覽强記能文辭年十三時見脩著鳴蟬賦侍側不去脩撫之曰兒異日能爲吾此賦否因書以遺之用蔭爲祕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調陳州判官以親老不仕脩卒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脩自作也服除始爲審官主簿累遷職方員外郎知襄州會布執政其婦兄魏泰倚聲勢來居襄規占公私田園强市民貨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門東偏官邸廢址爲天荒請之吏具成牘至棐曰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乎卻之衆共白曰泰橫於漢南久今求地而緩與之民不可而又可卻耶棐竟持不與泰怒譖於布徙知路州旋又罷去元符末還朝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祕閣知蔡州蔡地薄賦重轉運使又爲覆折之令多取於民民不堪命會有詔禁止而佐吏憚使者不敢以詔旨從事棐曰州郡之於民詔令苟有未便猶將建請今天子詔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詔止之若有憚而不行何以爲長吏命即日行之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卒

論曰三代而降薄乎秦漢文章雖與時盛衰而藹如其言曄如其光皦如其音蓋均有先王之遺烈涉晉魏而

弊至唐韓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脩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頹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愈不獲用脩用矣亦弗克究其所爲可爲世道惜也哉

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舉慶曆進士廷試第一編排官王堯臣其內兄也以親嫌自列乃以爲第二通判蔡州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夏竦薨賜謚文正敞言謚者有司之事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三上改謚文莊方議定大樂使中貴人參其間敞諫曰王事莫重於樂今儒學滿朝辨論有餘而使若

趙談者參之臣懼爲袁盎笑也權度支判官徙三司使

秦州與羌人爭古渭地仁宗問敞棄守孰便敞曰若新城可以蔽秦州長無羌人之虞傾國守焉可也或地形險利賊乘之以擾我邊鄙傾國爭焉可也今何所重輕而殫財困民損士卒之命以規小利使曲在中國非計也議者多不同秦州自是多事矣溫成后追冊有佞人獻議求立忌敞曰豈可以私昵之故變古越禮乎乃止

吳充以典禮得罪焉京救之亦罷近職敞因對極論之帝曰充能官京亦亡它中書惡其太直不相容耳敞曰陛下寬仁好諫而中書乃排逐言者是蔽君之明此君

之善也臣恐感動陰陽有日食地震風霾之異已而果然因勸帝收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以消災咎帝深納之以同脩起居注未一月擢知制誥宰相陳執中惡其斥己沮止之帝不聽宦者石全彬領觀察使意不愜有慍言居三日爲眞敞封還除書不草制奉使契丹素習知山川道徑契丹導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回居旹千里欲奏示險遠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爲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敞敞曰此所謂駮也爲說其

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歎服使還求知揚州狄青起行伍爲樞密使每出入小民輒聚觀至相與推誦其拳勇至壅馬足不得行帝不豫人心動搖益不自安敞辭赴郡爲帝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頷之使出諭中書青乃去位揚之雷塘漢雷陂也舊爲民田其後官取豬水而不償以它田主皆失業然塘亦破決不可漕州復用爲田敞據塘舊券悉用還民發運使爭之敞卒以予民天長縣鞫王甲殺人既具獄敞見而察其冤甲畏吏不敢自直敞以委戶曹杜誘誘不能有所平反而傳致益牢將論囚敞曰冤

也親按問之甲知能爲已直乃敢告蓋殺人者富人親氏也相傳以爲神明徙鄆州鄆比易守政不治市邑穰敝公行敝決獄訟明賞罰境內肅然客行壽張道中遺一囊錢人莫敢取以告里長里長爲守視客還取得之又有暮遺物市中者旦往訪之故在先是久旱地多蝗敝至而雨蝗出境召糾察在京刑獄營卒桑達等醉鬬指斥乘輿皇城使捕送開封棄達市敝移府問何以不經審訊府報曰近例凡聖旨及中書樞密所鞫獄皆不慮問敝奏請一準近格樞密院不肯行敝力爭之詔以其章下府著爲令嘉祐祫享羣臣上尊號宰相請撰表

敝說止不得乃上疏曰陛下不受徽號且二十年今復加數字不足盡聖德而前美並棄誠可惜也今歲來頗有災異正當寅畏天命深自抑損豈可於此時乃以虛名爲累帝覽奏顧侍臣曰我意本謂當爾遂不受蜀人龍昌期著書傳經以詭僻惑衆文彥博薦諸朝賜五品服敝與歐陽脩俱曰昌期違古畔道學非而博王制之所必誅未使卽少正卯之刑已幸矣又何賞焉乞追還詔書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深淺昌期聞之懼不敢受

賜敝以識論與衆忤求知永興軍拜翰林侍讀學士大姓范諲爲姦利冒同姓戶籍五十年蔣府縣短長數犯

法敞窮治其事偉伏罪長安中讙喜未及受刑敞召還判三班院偉即變前獄至于四五卒之付御史洪敞侍英宗講讀每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時兩宮方有小人間言諫者或訐而過直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也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竦體改容知其以義理諷也皇太后聞之亦大喜積苦眩瞀屢予告帝固重其才每燕見他學士必問敞安否帝食新橙命賜之疾少間復求外以爲汝州旋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歷寧元年卒年五十敞學問淵博自佛老卜筮

天文方藥山經地志皆究知大略嘗夜視鎮星謂人曰此於法當得土不然則生女後數月兩公主生又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嘗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而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承大統嘗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奧皆案而讀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孫以此蒸嘗我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取決焉爲文尤贍敏掌外制時將下直會追封王主九人立焉邸坐頃之九制成歐陽脩每於書有疑折簡來問對其使揮筆答之不停手脩服其博長於春秋爲書四十卷行於時弟放子奉世

攸字貢父與敞同登科仕州縣二十年始爲國子監直講歐陽脩趙槩薦試館職御史中丞王陶有風憲幸侍御史蘇寀共排之攸官已員外郎纔侍館閣校勘熙寧中判尚書考功同知太常禮院詔封太祖諸孫行尊者爲主奉太祖後攸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當自奉其國之祖宜崇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藝祖者著矣後二王紹封如攸議方更學校貢舉法攸曰本朝選士之制行之百年累代將相名卿皆由此出而以爲未嘗得人不亦誣哉願因舊貢毋輕議改法夫士脩於家足以成德亦何待於學官

程課督趣之哉王安石在經筵乞講者坐攸曰侍臣講論於前不可安坐避席立語乃古人常禮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樂道也若不命而請則異矣禮官皆同其議至今仍之考試開封舉人與同院王介爭詈爲監察御史所劾罷禮院廷試始用策初考官呂惠卿列阿時者在高等訐直者反居下攸覆考悉反之又嘗詣安石書論新法不便安石怒撫前過斥通判泰州以集賢校理判登聞檢院戶部判官知曹州曹爲盜區重法不能止攸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至則治尚寬平盜亦衰息爲開封府判官復出爲京東轉運使部吏罷軟

不遠者務全貴之徙知兗亳二州吳居厚代爲轉運使能奉行法令致財賦乃追坐放廢弛黜監衡州鹽倉哲宗初起知襄州入爲祕書少監以疾求去加直龍圖閣知蔡州於是給事中孫覺胡宗愈中書舍人蘇軾范百祿言放博記能文章政事侔古循吏身兼數器守道不回宜優賜之告使留京師至蔡數月召拜中書舍人請復舊制建紫薇閣於西省竟以疾不起年六十七放所著書百卷尤邃史學作東漢刊誤爲人所稱頌司馬光脩資治通鑑專職漢史爲人疎儁不脩威儀喜諧謔數用以招怨悔終不能改

奉世字仲焉天資簡重有法度中進士第熙寧三年初置樞密院諸房檢詳文字以太子中允居吏房先是進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狀上樞密院然後傳之四方而郎吏輒先期報下或矯爲家書以入郵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實封但以通函騰報從之神宗稱其奉職不苟加集賢校理檢正中書戶房公事改刑房進直史館國史院編脩官大理治相州獄詳斷官竇莘以白奉世奉世曰君自以法從事毋庸白後蔡寧以是文致奉世罪謫降蔡州糧料院久之爲吏部員外郎元祐初歷度支左司郎中起居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戶部吏部侍

郎權戶部尚書七年拜樞密直學士僉書院事哲宗親
政用二內侍爲押班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之帝謂有
近例奉世曰雖有近例柰人不可戶曉顧以率先施行
爲非耳帝爲反命既而章惇當國奉世乞免去　紹聖
元年以端明殿學士知成德軍改定州踰年知成都府
過都入覲欲述朋黨傾邪之狀帝將聽其來會布曰元
祐變先朝法無一當者奉世有力焉最爲漏網恐不足
見遂不許明年責光祿少卿分司南京居郴州御史中
丞邢恕劾奉世合劉摯傾害大臣附呂大防蘇轍遂登
政府再貶隰州團練副使徽宗立盡還其官職知定州

大名府鄆州崇寧初再奪職責居沂兗以赦得歸政和
三年復端明殿學士薨年七十三奉世優於吏治尚安
靜文詞雅贍最精漢書學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不
愧怍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
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
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聞四
方歐陽脩見其文奇之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
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爲
實錄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州舊取酒場錢給募牙前錢

不足賦諸鄉戶期七年止期盡募者志於多入猶責賦
如初輩訪得其狀立罷之歲饑度常平不足贍而田野
之民不能皆至城邑諭告屬縣諷富人自實粟總十五
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
而食有餘又貸之種糧使隨秋賦以償農事不乏知齊
州其治以疾亟急盜爲本曲堤周氏擁貲雄里中子高
橫縱賊良民汗婦女服器上僭力能動權豪州縣吏莫
敢詰輩取實於法章丘民聚黨村落間號霸王社椎剽
奪囚無不如志輩配三十一人又屬民爲保伍使譏察
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
補中一日自出首輩飲食冠裳之假以騎從輩所購金
帛隨之奔狗四境盜聞多出自首輩外視章顯實欲誘
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自是外戶不閉河北發民濬
河調及它路齊當給夫二萬縣初按籍三丁出夫一輩
括其隱漏至於九而取一省費數倍又弛無名渡錢爲
橋以濟往來徙傳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于魏凡省六
驛人皆以爲利徙襄州洪州會江西歲大疫輩命縣鎮
亭傳悉儲藥待求軍民不能自養者來食息宮舍資其
食飲衣衾之具分醫視診書其全失多寡爲殿最師征
安南所過州爲萬人備他吏暴誅巫歛民不堪輩先期

區處猝集師去市里不知加直龍圖閣知福州劾將樂盜廖恩既赦罪出降餘衆潰復合陰相結附旁連數州尤桀者呼之不至居人懼恐輩以計羅致之繼自歸者二百輩福多佛寺僧刹其富饒爭欲爲主守賕請公行輩俾其徒相推擇識諸籍以次補之授帖於府庭邮其私謝以絕左右徼求之弊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輩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徙明亳滄三州輩負才名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輩視之泊如也過關神宗召見勞問甚寵逾留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帝曰輩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帝以三朝兩朝國史各自爲書將合而爲一加輩史館脩撰專與之不以大臣監總既而不克成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於訓辭典約而盡尋掌延安郡王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至是特屬之甫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而卒年六十五輩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於委廢羣弱之中官學婚嫁一出其力爲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少與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未振輩導

之於歐陽脩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爲吝於改過耳帝然之呂公著嘗告神宗以肇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或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弟布自有傳幼弟肇

肇字子開舉進士調黃巖簿用薦爲鄭州教授擢崇文校書館閣校勘兼國子監直講同知太常禮院太常自秦以來禮文殘缺先儒各以臆說無所稽據肇在職多所釐正親祠皇地祇於北郊蓋自肇發之異論莫能奪其議兄布以論市易事被責亦牽肇主判滯於館下久多希旨窺伺者衆皆危之肇恬然無慍會公亮薨肇狀其行神宗覽而嘉之遷國史編脩官進吏部郎中遷右司爲神宗實錄檢討元祐初擢起居舍人未幾爲中書舍人論葉康直知秦州不當執政訝不先白御史因攻之肇求去范純仁語於朝曰若善人不見容吾輩不可居此矣力爲之言乃得釋門下侍郎韓維奏范百祿事太皇太后以爲讒毀出守鄧肇言維爲朝廷辨邪正是非不可以疑似逐不草制諫議大夫王覿以論胡宗愈出守潤肇言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

相須闕一不可今覿論執政即去之是愛腹心而塗耳目也帝悟加覿直龍圖閣太皇受冊詔遵章獻故事御文德殿肇言天聖初兩制定議受冊崇政仁宗特改爲此蓋一時之制今帝述仁宗故事以極崇奉孝敬之誠可謂至矣臣竊謂太皇當於此時特下詔揚帝孝敬之誠而固執謙德屈從天聖兩制之議止於崇政則帝孝愈顯太皇之德愈尊矣坤成節止壽議令百官班崇政肇又言天聖三年近臣班殿廷百官止請內東門拜表至九年始御會慶今太皇盛德不肯自同章獻宜加三年之制並從之四年春旱有司猶講春宴肇同彭汝礪

上疏曰天菑方作正君臣側身畏懼之時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翼日有旨罷宴蔡確貶新州肇先與汝礪相約極論會除給事中汝礪獨封還制書言者謂肇賣友略不自辨以寶文閣待制知潁州徙鄧齊陳州應天府七年入爲吏部侍郎肇在禮院時啓親祠北郊之議是歲當郊肇堅抗前說既而合祭天地乃自劾改刑部請不已出知徐州徙江寧府帝親政更用舊臣數稱肇議禮趣入對肇言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得人以爲立政之本宜於此時選忠信端良之士寘諸近班以參謀議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官親

近暫御其損益相去萬萬矣貴近惡其語出知瀛州與
兄布易地時方治實錄譏訕罪降爲滁州稍復集賢殿
脩撰歷泰州海州徽宗即位復召爲中書舍人日食四
月朔當降詔求言肇具述帝旨詔下投匭者如織章惇
惡之欲因事去肇帝不聽元祐臣僚被譴者咸以赦思
甄叙肇請併錄死者作訓詞哀厚惻怛讀者爲之感恰
遷翰林學士兼侍讀諫官陳瓘給事中龔原以言得罪
無敢救肇極力論解時論者謂元祐紹聖均爲有失兄
布傳帝命使肇作詔諭天下肇見帝言陛下思重皇極
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別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與

開說備至已而詔從中出布之拜相肇適當制國朝學
士弟草兄制唯韓維與肇爲衣冠榮建中靖國元年太
史奏日又當食四月肇請對言比歲日食正陽咎異章
著陛下簡儉清淨之化或衰於前聲色服玩之好或萌
於心忠邪賢不肖或有未辨賞慶刑威或有未當左右
阿諛壅蔽矯舉民冤失職鬱不得伸此宜反覆循省痛
自克責以塞天變言發涕下帝悚然順納兄布在相位
引故事避禁職拜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未幾出
知陳州歷太原應天府揚定二州崇寧初落職謫知和
州徙岳州繼貶濮州團練副使安置汀州四年歸潤而

卒年六十一自熙寧以來四十年大臣更用事務正相軋黨論屢起肇身更其間數不合兄布與韓忠彥並相日夕傾危之肇既居外移書告之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跡去朝所進以爲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爲固位計思之可爲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元祐者於要路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布不能從未幾京得政布與肇俱不免肇天資仁厚而容貌端嚴自少力學博覽經傳爲文溫潤有法更十一州類多善政紹興初謚曰文昭子統至左諫議大夫

論曰劉敞博學雄文鄰於邃古其爲考功仁宗賜夏竦謚上疏爭之以爲人主不可侵臣下之官及奉詔定樂中貴預列又諫曰臣懼爲袁盎所笑此豈事君爲容悅者哉攽雖疎雋文埒於敞奉世克肖世稱三劉曾鞏立言於歐陽脩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肇以儒者而有能吏之才宋之[illegible]葉文學法理咸精其能若劉氏曾氏之家學蓋有兩漢之風焉

自成一家可謂難矣輩父需官而官
言於鳳陽修王安石間舒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直
者故效雖疎寓文特於奉世克肖世德三劉曾鞏立
中貴頭列又諫曰臣聞孟友益所笑此豈事吾儕容他
謚王疏爭之以為人主不可侵臣下之官及奉詔定樂
論曰劉敞博學雄文術於發古其為考功仁宗賜貢舉
曰文昭子統至左諫議大夫
覺經傳為文溫潤有法更十一州類參善政紹興初謚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